

清代名人情書

丁南邨編

上海時還書局印行



清代名人情書叙

此清代名人情書一卷。乃河北丁南邨君所輯。凡有清一代。上自王公達官。下迄優伶歌姬。於其言情之簡札。幾乎搜羅殆遍。取材之豐富。誠可謂極艷。曠之大觀。實堪與德人所輯之歐美名人情書一書。並美而無愧。且其中十之八九。皆得諸私家祕籍。或手鈔本。而爲外間所絕。未流傳。則此書之珍貴。蓋可知矣。頃此全書。將由時還書局印行。時還主人。持南邨原稿示余。曰。當數載前。君嘗爲鄙局編鳳娟女士情書一編。雅獲國內多情男女之愛好。銷行之盛。至今不替。今此書出版。君盍爲一序。藉代介紹。俾曾讀鳳娟情書者。更一讀此清代名人情書。譬如飲食。正可略換口味。當更得佳趣。余唯唯。爰爲漫寫數語於簡端。抑余之私意。猶不獨願曾讀鳳娟女士情書者。更一讀

茲編且願天下一切多情人。於此清代名人情書。皆能人手一編也。
中華民國二十年好春。雲屏舊主陶寒翠。書于紅梅綠蘭之畔。

新式標點
言文對照

清代名人情書目錄

卷上

- 吳三桂與陳圓圓書……………一
- 多爾袞與順治太后書……………三
- 順治太后答洪承疇書……………六
- 董小宛臨入清宮致冒辟疆書……………八
- 柳如是寄錢牧齋書……………一二
- 豫親王與白門老妓書……………一五
- 顧橫波中途致龔芝麓書……………一七
- 黃石谷與妻書……………二二
- 周若蘭女史寄石濤和尚書……………二六

- 鰲拜與某旗女郎書……………三〇
- 某旗女復鰲拜書……………三一
- 白泰官與妻書……………三五
- 毛西河妻與妾倩鬢書……………三六
- 倩鬢答西河妻書……………三九
- 呂晚娘留書別某生……………四三
- 蜀妓翠環與鄔先生書……………四五
- 鄔先生復翠環書……………四八
- 年羹堯責所歡負心書……………五一
- 俠妓卞紅兒致岳鍾琪書……………五五
- 岳鍾琪報俠妓紅兒書……………五七

- 盧氏寄錢柬書……………六〇
- 曾賓谷寄妾飛燕書……………六七
- 倩雲校書致王夢樓太史書……………七〇
- 方婉儀由母家寄羅兩峯書……………七四
- 綠筠致袁薌亭書……………七七
- 紅豆致袁薌亭書……………八〇
- 福康安軍中寄妾書……………八四
- 和坤與妻妹書……………八七
- 玲官致畢秋帆書……………九〇
- 林佩環寄外子張船山書……………九四
- 張船山致林佩環書……………九六

●名妓藥枝致劉石菴書……………九七

●三姑娘上乾隆帝書……………一〇一

●金鑾致提督楊遇春書……………一〇六

卷下

●楊遇春報金柳門書……………一

●蕙官寄鐵梅菴書……………二

●陳芸楣制軍致俠妓小紅書……………五

●成親王與女冠淨蓮書……………八

●淨蓮答成親王書……………一一

●秦淮妓綺霞致陳夢生書……………一五

●紉蕙樓主人致林則徐書……………一八

- 章午橋總鎮寄內書……………二五
- 孫文靖爾準少時與所歡書……………二九
- 某宗室女致總督百齡書……………三五
- 祁嵩藻微時報鄰女書……………三八
- 女道士雲仙致狀元顧晴芬書……………四二
- 顧晴芬答雲仙書……………四五
- 袁桐與羅瓊瓊書……………四八
- 大學士英和與布衣杜昌言論像姑書……………五二
- 廣東提督關天培與珠江舫舍書……………五六
- 浙江樂清協鎮湯貽芬妻董晚貞寄外書……………六一
- 湯貽芬報董晚貞書……………六四

- 詩僧半塘與吳山尊書……………六七
- 吳荷屋中丞少時與意中人書……………七一
- 道士劉伴阮與女冠鬢娜書……………七五
- 陸制軍建瀛妾論大婦書……………八二
- 改七襄以畫貽雨紅女史書……………八六
- 包世臣與戚節某女郎書……………八八
- 廈門當壚女致梁臣林書……………九二
- 錢青選太守與董宅侍兒紅蘭書……………九六
- 浙江金華鎮總兵鄭國鴻與妻論江山船妓書……………一〇二
- 鄭國鴻妻答書……………一一〇
- 郎蘇門侍御致鄰婦書……………一一三

新文對照
新式標點
清代名人情書

河北丁南村編輯

暨陽郭澹心譯文

●吳三桂與陳圓圓書

按三桂諱清兵，名雖爲明，實則爲圓圓也。吳梅村有云：「衝冠一怒爲紅顏，」指此耳。此書爲楊龍史祭酒所藏。

分袂幾載，無以爲歡；縱列戰鳴鐘，俛紅倚翠，不能解我隱憂。然大漠風雲，可期和緩，日月雖邁，會有歡合時也。不圖外患未泯，內憂已亟，乾坤震撼，宇宙鼎沸，社稷入闖賊之手，家室隨明廟爲墟。

我因遠在邊陲，鞭長莫及，至使君父蒙難，妻子不保！斯時原拚却一死以報國，旋聞汝尙在人間，不禁提起我一段纏綿繾綣之情，亟思旋轉乾坤，尋還珠劍，不得已始向建州乞師，效包胥之泣秦廷，藉押衙以攝咤利。幸仗天地之靈，得建庭之諾，已命傾國之師，卽在馬足之後。頃自關外歸，正在整

飭戎行，爲之前驅；還我河山，歸我佳麗，只在指顧間耳！

汝且忍須臾之辱，冀借百年之歡。用遣急足，先報佳音；此書得達，千萬珍重，爲我自愛！

我和你分別好幾年了，心中沒有點歡樂；即使軍營裏很威壯，也不少女人的陪伴，但終不能解除我的隱憂。然而因爲大勢，可以希望和緩了，日月雖是一天天的消磨過去，想來終會有和你歡喜敘會的時候。誰想到外患未曾消滅，內憂已經很緊急了，把乾坤震蕩得不安，把宇宙弄得如水沸，天下入了闖賊的手裏，自己的家室也隨得那朝代變爲坵墟了。

我因爲在遠遠的邊疆地方，即使鞭長，也是莫能顧得到，而至於皇帝父母都遭了難，老婆子女都不能保全！在這個時候，我原來想拚却一死以報答國家，後來聽到你還在人間，不禁提起了我一段纏綿繾綣的恩情，想挽回這大勢，而尋歸你的人；不得已，才始向建州方面去求兵，我是效法包胥的哭泣秦廷，想藉他們的能力而尋得你這美人，幸靠天地的靈，得到了建州方面應諾，他們已經命全國的軍隊，即刻就隨後來。現在我新從國外歸來，正在把軍行整飭定當，

作開仗的先頭部隊；那末還我們的河山，歸我的佳人，祇在指顧間的時候啊！

你且忍耐短時間的受辱，要望將來共偕百年的歡樂。爲此，我特地差了急足的使者，先向你報知這個好消息；這封信，若是能夠帶到給你看了，你千切要好好底自己珍重，爲我，你也要好好底自己愛護。

●多爾袞與順治太后書

按順治太后，以婦人而干國政，非有絕世才姿，不克至此。多爾袞亦人傑也，竟甘爲面首，顛倒若是。以此知藩以婦人始，而以婦人終也。此書亦藏龍史家。

入關以來，事事爲禮法所拘，不能盡恩情之好。迴憶曩日，或馳騁秋郊，或射獵春野；平原千里，無拘無束，聯鑣並轡，耳鬢廝磨。一轡頭放逐郊原，鬢影鞭絲，任我靛縱；離父兄子姪耳目而遙，與麋鹿狐兔周旋爲伍；天地爲幕，綠茵爲褥；心情無碍，神鬼不知。此時之情，雖南面王不易也！又或羲幕宵深，人籟俱寂，烙漿不煖，酒羹無溫，相將擁狐貉之氈，俛螭螭之膚。此時之情，幾不可復得矣！

自領師南征，忽忽如有所失！雖所向克捷，連奪名城，子女玉帛，取之不盡，六朝金粉，固不乏婀娜纖麗之娃，百姓富饒，均極有簞食壺漿之奉；在我視之，猶泥土耳！祇以恩好愈深，湯火不避；數月以來，身在軍中，心在禁內。饒歌凱奏，刁斗宵鳴，亦足以豪矣！不知何故？悲從中來，不能自遣。

前經奏報捷音，諒亦詳悉；惟有一段恩私，終覺碎身難報！好在江南一帶地方，逐一歸我版圖，擬稍事部署安貼，即將軍事交豫親王相機辦理，自當整轡歸朝，重尋歡好。秋思甚深，涼風漸厲，南中如此，北地可知。伏祈順時自保！親承在邇，不盡欲言。

我自從進了關以來，件件事情，都受了禮法的束縛，不能由我心意去做。回想到從前，或在秋天的郊外馳馬，或在春天的曠野射獵，那千里的平原，毫無拘束的，和你的馬聯着鑣兒，並着韁繩，兩匹馬的耳鬚磨擦着。有時獨匹馬放逐在那野外，人影隨着鞭影，任憑我在那裏馳

驢；離開了父兄子姪們遠了，就和那些小鹿兒，狐狸，兔子相周旋；那時天地好似帳幕，綠草好似褥子，心情無事無礙的，神不知，鬼不知；這個時候的情景，雖給我南面稱王，也沒有這般有趣呢！再有時在帳幕裏夜深了，大地是很靜寂的，酪漿已經不煖了，酒菜也無溫度了；這時，我倆擁起狐貉的大氅，假抱着潔白細膩的玉膚；這種的情況，幾乎是不能再得到呢。

我自從領了兵南征，心中恍恍惚忽的，如有所失！雖然打到的地方，都是勝利，有名的城市，接連的奪得來，無論子女財物，真是取之不盡；那有名的六朝地方，固然有不少的美人，百姓也很富有，都有糧餉來奉承；在我看起來，這不過似地上的泥土吧！祇是我倆恩愛一深，我就赴湯蹈火也是不退避的，所以近幾個月來，我的身雖在軍營裏，我的心却在京城裏！現在打勝仗的凱歌歡喜地唱着，刁斗的聲音夜夜的鳴着；這種情景，想也可以自豪了，不知爲什麼緣故？悲哀心裏湧上來，至於自己無法排遣。

前曾有捷報奏上過，想來已經蒙你看過了；但是有一段恩愛的私情，終是覺得粉身碎骨也難以報答得盡。好在大江以南一帶地方，逐一歸入了我們的版圖裏，我想稍爲佈置妥當了，就將軍事交給豫親王相機辦理，自當整起轡馬，回到朝廷裏，重和你尋些歡喜。現在秋天深了。

涼風漸漸吹得厲害；南邊的情狀是這樣，北方可以想見了。請你要順着時候自己保重！相見將近，寫不完我心裏許多的意思。

●順治太后答洪承疇書

按洪承疇，忠于明，不忍負，誓以必死，不圖爲一婦人欺之。情之一字，誤人不淺！龍史寶藏此三書，未肯輕以示人。

予一婦人，爲負先帝寄託之重，奠孺子基業之安，故不惜以一身冒不韙之名，廢其小節，全其大事。

以卿前朝名臣，才兼文武，學問勳業，衆望所歸，有英雄之見地，具兒女之心腸，所謂管仲棄忽事白之前猷，在本朝深仁厚澤，尤爲矜重。漢高得叔孫通，始知天子之貴；予於卿之爲本朝擘畫，應亦云然。是以經略之命，予以全力主張，知卿必不負予，卽不負本朝也。

然以卿於予甚縉綬，立朝又復忠誠；美服被指，高明逼惡，人情之常，無須爲意！來牘以此爲慮，是卿猶復知予不深矣！特用手書，重申予意，並附以

琥珀朝珠一串，帶獠貂褂一襲；日御二物，卽如見子也。

我是一個女人家，爲的是負了先帝寄託的重大仔肩，要想把子孫們的基業打定穩了，願以不愛惜自己的身體，冒着不好聽的名聲，放棄一點小節，成全一樁大事業。

以你是前朝有名的臣子，有文武兼全的本領，你的學問功業，都爲民衆所歸服的；你既具有英雄的見識，又具有兒女的心腸。所謂管仲棄忽而事齊桓公是在前的榜樣，現在本朝本着深仁厚澤的態度，像你這種人尤其是愛惜看重的。從前的漢高祖得了叔孫通，才始覺到天子的貴重，我要你爲本朝來擊盡經營，也是這個意思呢；所以一切經政要略事情，都該你全力去主張辦理；我知道你必定不肯違背我的，也就是不違背朝廷。

但是以你於我很有繾綣的情意，在朝廷裏又是很忠誠的，至於美服被指，高明逼惡，這是人情的常態，你不必在心上！來信裏以這一點爲可慮，這是你還不深知我的心呢。特地寫信覆你，再申說我以前的意思；並且附贈你琥珀的朝珠一串，帶獠的貂褂一襲。你天天服用着這二件東西，就像見我一樣。

●董小宛臨入清宮致冒辟疆書

按小宛入清宮一事，聚訟紛紜，莫衷一是，今由故紙堆中，獲見此書，文意雖非雅潔，筆致阿那，似非膺鼎；且樸巢亦繪，爲辟疆別署，可爲梅影菴中舉一證也。

董白再拜致書公子左右：記得秦淮畫舫，初侍歌筵，乍見目成，旋又別去；誦李商隱「身無彩鳳雙飛翼」一詩，此身已許公子矣。

厥後河房臥病，一息僅存，竊思天上人間，斷無相見之日；不意此時公子忽臨，病中握手，尙疑是夢，自是始日有起色。然斯時人事，變幻莫測！此心雖已有寄託，而此身猶不及相從，積慮叢思，仍難自釋。幸有虞山老尙書與公子深交，慨然爲之排難解紛，爲之償債脫籍，輕車遣從，致之如異。至是方得被充下陳，奉侍公子；從此抱衾綯於夙夜，偎冷暖者頻年，攜雨攜雲，靡朝靡夕。猶憶午夜製茗，水繪題經；甲字煎香，樸巢訂譜；凡此一顰一笑之間，皆

爲予取予求之地。此情可待成追憶，祇是當時已枉然。

比者天翻地覆，國破家亡，王師在途，殺人盈野。公子簪纓世胄，自宜金玉其身；賤妾蒲柳殘姿，豈惜葑菲下體！自從舉家避艱，相攜潛匿荒村；妾以步履艱難，遂至中途相失，尋尋覓覓，踽踽涼涼。忽有遊騎過前，目不轉睛視妾，遽相問曰：「汝董小宛耶？」頷之，卽下騎以騎載妾而驅。至一軍次，報曰：「迎得董小宛至矣。」妾此時心中忐忑，不知所以；滿擬膏其斧鉞，卽亦不懼；詎意其不加強暴，載之後車，猶以爲與公子有交，亦欣然就道。無何，抵金陵，旋有媼婢數人，相與迎迓入行館，漸知有異，覓死不獲。第以公子望重，當時賤妾虛名誤賺，此亦有所由來也。爲公子計，爲國家計，皆不得輕於一死，以寒責轉，恐貽公子之戚。此白之一段深衷，謹披瀝于公子之前。伏念奉侍晨夕，備歷春秋，正賦雲鬢玉臂之情，忽驚雲浮玉壘之耗，不料千古未來之

奇禍於妾一身當之！公子以妾爲已死，妾期公子於來生。嗟呼！文姬歸漢，已無期！昭君和番，從茲不返矣！臨書哽咽，無淚可揮！伏惟珍愛，無以妾爲念。

董白再拜致書給公子：記得秦淮河邊畫舫裏，初次侍陪你的酒席，一見就心心相印，後來不久又分離了；我讀着李商隱的「身無彩鳳雙飛翼」一首詩，這個身子已經是許給你公子了。

後來我在船裏生病，只存一絲絲的氣，暗地想天上人間，斷不會再有和你相見的日子。不料你忽然來了，我在病中和你握手，還疑是在做夢呢，從這天起我的病就漸漸地好去了。但是現在的人事，是變幻無測的！我這一顆心雖是有了寄託的地方，但這個身子還不能夠相從，層層的憂慮，重重的相思，仍舊是盤繞在我的身邊。幸喜得有個虞山老尚書和你交情很深，他慨然的出來排難解紛，給我償還債項，脫離苦籍，備了車輛和僕從，送我到如皋。到這時，才得充爲你的侍妾，來奉侍你公子。從此得夜夜抱着衾裯，年年假着冷暖，雲雨的恩情，也不只一朝，也不只一夜。還記得在那半夜裏，煮好香茗，在水繪上題經文，煎焚着甲香，在樸巢上訂年譜，在這那些時候，我們一笑一顰之間，都是使心中感覺到互相的快活。這種情形，可還記憶得轉來，祇是

當那個時候已經是枉然的了！

現在天翻地覆了，國也滅家也亡，那些軍隊在路上，殺了的屍首佔滿了郊野。你公子是世代官門的後裔，自然應當把身子像金玉般的保重，我是蒲柳一樣的弱質，誰去可惜這似葑菲般的賤體！自從我們全家避難，一齊逃匿在荒涼的村落裏，我因爲行走很困難，遂至在半路上失落了，尋尋覓覓的望着，踽踽涼涼的行着。忽然有遊勇騎兵從前面行過，他目不轉睛的向我灼視，就問我道：『你可是董小宛嗎？』我頓頓首，他就下馬來，以那匹馬載着我就跑；至一個軍營裏，他向裏面報道：『迎得董小宛到了。』我這時心中七上八下不定，不曉究竟怎麼一會事？我滿心想把我的血花去潤斧鉞，也沒懼怕的心理；豈料他倒沒有強暴的舉動，祇是我載在後面車上；我還以爲他和你有交情的，也是有些歡喜跟去。過了沒有多少時間，車子已到了金陵，就有幾個婢女老嫗，來迎我進了他們的行館，這時候我有點覺着不對，我要死也不得能夠。這怕是你公子的名望大，我的虛名也跟隨你大起來了，所以他們這種舉動是有原因的。我在你公子而計算，爲國家而計算，都不可以輕輕一死塞責，轉使你要憂戚。這是我一段深藏爲心裏的苦衷，盡情地披白於我公子的面前。

我想起早夜奉侍你，也經歷過好幾年了，正在很恩愛的過着日子，忽爾聽得事情不妙的音耗；不料到千古未有的奇禍，出在我一身上。你可以當我已經死了，我只有期望和你於來世最會呀呀！文姬想歸漢，知道已沒有時期了；昭君給番人，從此不會回轉來呢！臨寫這信的時候，我心中多麼淒切哽咽！哭也哭不出，淚也乾了。但希望你耍自己珍惜，切不可爲我在心中憂念。

●柳如是寄錢牧齋書

按柳如是一妓女耳，觀此書自首至終，頗有見地；詞雖文非所長，情致纏綿，規勸盡意。虞山竟不能從其志惜哉！

古來才人佳婦，兒女英雄，遇合甚奇，終始不易。如司馬相如之遇文君，如紅拂之歸李靖，心竊慕之。自悲淪落，墮入平康，每當花晨月夕，侑酒徵歌之時，亦不鮮少年郎君，風流學士，綢繆繾綣，無盡無休；但是事過情移，使如夢幻泡影，故覺味同嚼蠟，情似春蠶。年復一年，因服飾之奢糜，食用之耗費，入不敷出，漸漸償負不贖，交遊淡薄，故又覺一身軀壳以外，都是爲累。幾乎欲把八千煩惱絲割去，一意焚修，長齋事佛！

自從相公辱臨寒家，一見傾心，密談盡夕；此夕恩情美滿，盟誓如山，爲有生以來所未有；遂又覺入世尙有此生歡樂。復蒙揮霍萬金，始得委身，服伺朝夕；春宵苦短，冬日正長，冰雪情堅，芙蓉帳暖，海棠睡足，松柏耐寒；此中情事，十年如一日。不意河山變遷，家國多難，相公勤勞國事，日不暇給，奔走北上，跋涉風霜；從此分手，獨抱燈昏。妾以爲相公富貴已足，功業已高，正好偕隱林泉，以娛晚景。江南春好，柳絲牽舫，湖鏡開顏，相公偷伴於此間，亦得樂趣。妾雖不比文君紅拂之才之美，藉得追陪杖履，學朝雲之侍東坡，了一此一生，願斯足矣！

自古以來才子和婦人，兒女和英雄，遇合是很離奇，而且始終不變更的。像司馬相如的遇到祝文君，像紅拂的奔歸李靖，我心中暗暗的愛慕他們。自己想想好悲哀呀！淪落在妓院裏。每次在花朝月夕，唱着歌陪伴客人吃酒的時候，也不少那些少年郎君和風流學士，他們一種綢

纏繆繆的情景，沒有了時的。但他們都是事過情移的人，於我好似夢裏的幻景水上的泡影；所以覺得這些滋味和嚼蠟一般乏味，像春蠶一般無意識。一年年的過來，因服飾上的奢侈糜費，食用上的耗去，進的不夠出的，漸漸地負得不少債務，交游也淡薄去了；所以又覺得一個軀壳以外的東西，都足以帶累我。幾幾乎想把髮兒割去，一心去修行，永遠吃素拜佛。

自從你到我寒家之後，一見就心心相印，密密的談到通夜；這夜的恩情是多麼的美滿呀，我們的盟誓如山一樣的尊重，真是出世以來所沒有碰見過的；就覺得人世間還有這種生趣和歡樂。又蒙你用去了萬數金錢，才得委這身子給你，早夜服侍你，就覺得春天的夜裏苦短，冬天的日裏厭長，我們冰雪般的愛情，夜夜摟抱着，睡得很暖和，而且很爽快，也不知寒冷。這些情事，忽忽地十年如一日。想不到山河變遷了，國家多紛難，你勞苦地爲國家做事，天天很忙，奔走在北方，跋山涉河冒風經霜；從此我就和你分手，夜夜孤燈獨睡。我以爲你富貴已足了，功業夠高了，這時候正好歸隱林泉，可以娛過晚年的光景。江南地方的春天多麼美呀；楊柳的絲兒好似牽着畫舫，湖水平如鏡可像開顏笑了，你玩耍於這樣的所在，也得着不少的樂趣呢。我雖然比不得文君紅拂的才學，倘若能夠服伺你，和你在一塊，學朝雲侍候東坡的故事，了這個生世，

於心願裏也算足了。

●豫親王與白門老妓書

按豫王督師南下，人民遭其塗炭，揚州十日，嘉定三屠，此未有之慘也！一遇白門老妓，便顛倒若是；惜此妓遇合，不在揚州嘉定前也！此書粗俗，本無可取，姑存一格，以見其殺戮慘劇，純以色耳。

吾帶兵南征時，馬蹄所到，土地人民，都歸吾有；有不用命者，殺不赦！三歲孩童都畏吾，不敢高聲一哭。吾見若輩，卽不覺怒氣自然橫生，所以到處，殺一處，得一城，就想洗一城。原以未出都時，聞人言江南佳麗甚多；不想提兵到時，不如吾意，故吾一怒，殺戮便多。

後來無意中，獲遇卿卿，方能解我飢渴。想吾與卿，一見便生歡喜，定是前世冤家。自見卿卿，一舉一動，一言一笑，頓教吾英雄氣小，兒女情生。本要帶卿回京，因軍中不便，所以使卿待吾至京，派人想（想當是相字之誤）迎。不意吾得勝帶兵回朝，就有許多事情，連連不斷，倒教吾茶飯無心，坐臥不

甯現已教人一邊拾奪屋子，一邊趕造衣服首飾；雕床繡被，吾不忍獨居，待卿共臥；山珍海味，吾不忍獨食，待卿共享。春宵帳暖，巫山雲深，地久天長，情深似海，富貴與卿共之。卽遣舟車往迎，特此手書先報。相見不遠，慰我相思！

我帶兵南征的時候，凡是馬蹄所到的地方，都歸吾所有；倘或有不聽命的人，殺了是一點不赦的！就是三歲的孩兒也都怕我，不敢高聲的哭一聲。我眼見了他們，就不覺怒氣生出來，所以是到一處殺一處，奪得一個城池，就想把這城池洗劫得地人物無存。原來是因爲未曾出都的時候，聽得人們說：『江南地方的美麗女人很多，』想不到領兵到的時候，不能夠隨我的心願，所以我一遇怒氣上沖，殺戮便多。

後來無意中得遇見了你，才能解我飢渴的胸懷。想我和你，一見面便生了歡喜，定是前生世的冤家對頭。自從一見了你的舉動言笑，頓然教我英雄氣小兒女情生。本要想帶你回京去，因爲軍中非常不便當，所以只好等待我到京之後，再派人來迎接你。想不到我得勝了帶兵回朝，就有許多事情，連着不斷要做，倒弄得我茶飯無心，坐臥不甯了。現在已經教人一邊找尋房

邊趕製衣服首飾。雕刻的床，刺繡的被，我不忍獨個人睡着；山裏的奇珍，海裏的異味，我不忍獨自吃着；要等和你共處同嘗。那末春夜的羅帳裏，我倆親熱地互相偎抱；地久天長，我倆的愛情永是海一般深，富貴和你共享。我就要僱車舟迎接你了，特地寫信報告你；相見的時候快到，可以慰我的相思了。

●顧橫波中途致龔芝麓書

按龔芝麓學問文章，兩朝重望；顧橫波亦仕女班頭。此書一往情深，知兩人之愛甚篤，惟龔妻則以前朝詔命爲重，以人格論似宜高龔尙書一等，其氏族惜未詳考。

二十六日，由里買舟成行，時已秋深，岸柳已凋，山林俱瘦；一路無可排遣。幸風帆順利，安抵石頭城。惟過燕子磯時，風色稍厲，舟行頗覺震撼，午餐時不能進食。

舟艤秣陵，日已啣山；無何漁火星星，且聽遠寺鐘聲，頓增離緒。計與相公別久，子夜孤舟，昏燈獨對，不能成寐，擁衾坐到五更。因思此時，我相公正當待漏朝房；北地風寒，冷冷清清，無人調護，尤振觸萬種相思！不知相公斯

時復如何念妾耶？

翌辰卽有舊日姊妹，至舟相問訊，以酒食佐情敘，相約過河房。不到秦淮已四五年矣！因此勾留二日，始獲解纜。

記得瀕行時，夫人送至河干，執手顧謂：以其曾受前朝誥命，新朝誥命，讓之妾身。在夫人賢德自屬可感，在妾受之寵實若驚。竊思妾與相公一段綢繆之情，初不爲虛榮所繫，固亦願與相公，青山紅袖，綠野烏巾，晝閣宵深，帷鐙春淺。浮雲富貴，流水年華，秉笏朝天，渾不似畫眉之樂耳！舟中無俚言，念及此，聊以解憂。

沿岸河流清淺，舟行濡滯；重陽已過，方抵清江。就菊之期，因之爽約，殊深悵恨！泊舟河滸，卽命諸婢檢點行李，捨却扁舟，更尋逆旅。自是馬跡車塵，得得行平沙荒磧間，不惟風霜飽經，卽亦困頓甚矣！愈行愈覺北路荒涼，人

迹甚少，曉霜寒峭，不堪禁受！因復不敢甚早，每當日上三竿，方命戒途，停宿旅店，亦不待夜。計一日行程，不過只數十里！夜宿荒店，僅有婢媪數人，以不知痛癢之俚言相慰藉；者般孤眠滋味，真是破題兒第一遭也！長途寂寞，猶不知消受到何時！原以為陸行便捷，或不至似舟行沈滯，似此遲緩，使人度日如年！譬如畫師作畫，十日一水，五日一山。思量到此，亦不禁破悶一笑！且耐到德州，擬復換船北上。

旅次夜不能就枕，燈下見滿牆字迹，無非皆是些孤客愁人，自舒胸臆之詩詞；雖復亦有足諷詠者，然妾此時覽之，實更增我悽楚耳！

燈下書此，聊以藉抒情緒，俟明日先遣龔升赴京，便即派人沿路相迎，藉壯行色。天寒較重，起居珍衛為佳！臨穎不盡！

二十六日，從家鄉趁了船起行；這時秋氣已經是深了，兩岸的柳條都已凋黃，山上的樹林

都已頹謝；一路上沒有什麼可以消遣。幸喜得風帆很順利，已經平安地到石頭城了。只是船過燕子磯的時候，風浪稍大，船身就感到震蕩不安，午食時就不能進食。

船到了秣陵地方，太陽將快落山；過不多時，就有星星的漁火看見，且聽到遠寺裏打鐘的聲浪，頓然的增了我許多離別的情緒，算來和你分別也好久了。半夜裏一葉孤舟，對着昏沉的燈光，不能成睡，擁着被坐到五更天氣。因想到這個時候，你還在朝廷的朝房裏。北方的景象，多麼的冷冷清清呀，沒有人調護你，尤其容易根觸起萬種的想思，不曉得你在這個時候心裏是怎樣的思念我呢？

第二天早上，有舊時的姊妹們到船裏來望我，我們吃着酒談着天。我約他們到船房裏來。不到秦淮已經四五年了！因此勾留了二天，才得解纜開船。

記得我臨行的時候，夫人送我到河岸邊，和我握着手說：『以前她曾經受過前朝的誥命，新朝的誥命讓給我。』在夫人的賢德自然是很可感激的，在我呢，受了她的寵愛好像有些驚惶。我暗暗地想想：我和相公一段綢繆的恩情，本來不是爲着虛榮而相提繫的。固然，我也很願此身永遠服侍相公，和相公過着日子，夜夜親熱地偎抱着。唉！如浮雲般的富貴，如流水般的年

紀，手裏捏着朝笏去見天子的情况，終沒有像我兩在閨中畫眉的時候的情景來得快樂呢！在船裏感着孤獨，想到以上這點，還解我的憂愁。

一路上河水清淺，船行得很滯滯，過了重陽纔到清江。因此我們重陽相會的期間，就不能踐約，心裏好悵悵呀！我們的船停在河岸邊，就差婢女們檢點行李，棄了船上岸，再去尋旅舍。從此那馬的蹄印，車的灰塵，得得地行在平沙荒磧之間，不但是飽受了風霜的打吹，而且還是身子困憊極了。越是走越是覺得北路上的荒涼：人們的影跡很少，那冷峭的朝霜，我實是受不起牠的酷辣，因此，我朝上不敢過早，待得太陽有三竿高了，才命起行，不等天晚，就去停宿旅店，算來一天的路程，不過只有十幾里。夜裏宿在荒涼的野店裏，僅僅祇有幾個婢媼，他們都以不知痛癢的言語相慰藉我，這樣孤眠的滋味，真是破題兒第一遭呢。長途上非常寂寞，我還不知要消受到甚麼時候呢？我原來以為陸地上走較為便捷，或不至於像船行在水面上的滯滯，那知似這樣子的遲緩，簡直使人們過日子如過年，譬如畫師畫圖：十天畫一條水，五天畫一山，我思量到這點，也不覺要破悶為笑。我想只有待到了德州之後，再換一隻船北上。

旅途上的夜裏，不能安靜地的睡在枕上，在燈光下看那滿牆的字迹，無非是些孤客愁人

們自舒胸懷的詩詞，雖然也有些足以諷誦的，但是現在我看了，實是更加增了我的悽楚呢。

燈光下寫了這封信，聊以表現我的情緒，待明天先差龔升到京裏，便可派人沿路相迎，以壯行色。天氣寒冷得漸漸厲害，你的起居終要好好自己珍衛，臨筆時寫不盡我的心腔！

●黃石谷與妻書

按石谷躬耕樂道，肥遯鳴高，天性孝友，非至性之人，不能多情，不得只以一老畫師擬之。此書爲海虞錢叔永所藏，可與石谷畫卷並重。錢與王爲戚誼，于石谷家世尤悉，以非本編範圍，略之。

余每見月，輒思謝莊月賦，「素月流天」之素之流，二字之佳。昨夕客邸望月，因念子此時之懷當必如我。杜甫鄜州之詩「有是夫惟我與爾」不惟是，卽普天下之卿卿我我，亦未嘗不如是；普天下之卿卿我我固如是，而古往今來之一切卿卿我我，尤未嘗不如是。大千世界，古往今來，怨別傷離，閨情客感；一丸冷月，早從洪荒混沌之天，寫出悲歡離合，映帶于今，特假文人一枝五色筆，寫而出之。謝莊之賦，寫情中之景，杜甫之詩，寫景中之情，情由

景造，景自情生情耶？景耶？莫可知，莫能盡。蘇子瞻所云：「惟江上之清風，與山間之明月，取之不盡，用之不竭。」余謂情亦猶是。歸之吾子，於意云何？

望月懷人，景邇情遠，因念子此時之懷，當必如我。別來似此情懷，時時縈我心意，數數欲寫以告吾子，迄不得如願！以筆墨擾人，一畫動經數晨夕而成，只有寫景工夫，那得言情時刻！惟每一於夢寐中見之。

念吾子井臼操勞，米鹽瑣屑，晨昏定省，胥賴子代我爲之，此吾子與我日日在情之中；而汝我一段至情，又爲造化小兒，攝出天地之外；但有一丸冷月，或因一時興之所至，將普天下有情的，都給合于一夜之間，而寫出之，不惟一卿卿我我也。况卿卿我我之情，卽普天下古往今來有情的一般情耶。抑惟我與汝一段情，亦卽普天下古往今來不磨不滅之情耶！今夕何夕！對此一丸冷月，千里懷人，不能自己！

念子此時之情，當亦如我。爾我此時情懷，同在天地之中，只隔形骸之外。一般望月，一般懷人。情或有不能盡者，月能盡之；人或有不能寫者，月能寫之。謝莊之賦，杜甫之詩，寫景寫情，不過爲月爲人代喉舌耳！卽借彼之喉舌，爲我之喉舌，一吐胸中無盡之情。直欲將今夜月，當作一片紙，一圓鏡，寫出此時之情；照我兩人之懷；雖萬里雲羅，數重弱水，不能間隔。月有先知，書到應遲；心寫心藏，吾子見此書時，當不知如何感想？

我每次看見月亮，就想起謝莊月賦裏「素月流天」這一句，（素）和（流）二個字的佳。昨夜在客舍望月，因此想到你在這時候的心懷，想也和我一樣。杜甫鄜州詩裏，有是夫惟我與爾一句。我以爲不但我和你是如此，就是普天下的愛人，也未嘗不是如此。普天下的愛人固是如此，自來的一切愛人，尤其未嘗不如此。偌大的世界裏，自古至今，怨別傷離的時候，那閨情和客感，一丸冷月，早已從洪荒混沌時候的天空，寫出悲歡離合的情形；一直到現在，特借愛人的一枝五色筆寫出來的呢。謝莊的賦，是寫情中的景，杜甫的詩，是寫景中的情；情是從景裏出來的，景

是從情出來的；究竟是情呢，還是景呢？既不能知，也不能盡。蘇子瞻所說：「惟江上之清風，與山間之明月，取之不盡，用之不竭。」我所謂「情」也是如此。在你的意下以爲怎樣呢？

我望月兒就想起了人，景在眼前，情離遠地，因想起你在這時的胸懷，當必也像我一樣。分別以來，這些情緒時時縈在我心上，幾次三番想寫出來告訴你，一直到現在不得如願，爲的是筆墨事情擾亂着我，一張畫要經過好幾天才成功，所以天天只有寫景的工夫，那裏有言情的時刻，只有在夢寐之中見你了。

想起你任着井臼操勞米鹽瑣屑的事，對於父母的早夜服侍，又要賴你代我做，這就是你和我天天在情之中呵！而我一段至切的情，又爲造化小兒，攝出於天地之外了；但有天空中一丸冷月，或因牠一時興之所至，將普天下有情的，都結合在一夜之中而寫出來了；不單是只有我和你呢。況且卿卿我我的情，就是普天下古往今來有情的一般情麼？還是我和你的一段情，也就是普天下古往今來不磨不滅的情麼？今夜是什麼夜裏！對這一丸冷月，在千里外想着人不能自己。

想起你這時候的情形，當然也像我一樣；你我現刻的情懷，同在天地之中，只隔着形骸之

外，一般的望月，一般的想人。我倆的情，或有不能盡的時候呢；月兒能盡之；人們或者不能寫的。時候呢，月能寫之。謝莊的賦，杜甫的詩，寫景寫情，不過爲月兒爲人們代喉舌啊！就是借他的喉舌，爲我們的喉舌，一吐胸懷裏沒有盡的情。我想將今夜的月兒當作一片紙，一面鏡，寫出這時的情，照着我倆的心；雖在萬里雲天，數重山水之外，也不能間隔的。月兒有先知，這封信到應該要遲。我心裏寫出來，你心裏藏起來，我的夫人看到這封信，當不知作如何的感想？

●周若蘭女史寄石濤和尚書

按石濤和尚，工山水，黃石谷推爲第一作手，自署款爲大滌子，周若蘭女史，當是大滌子弟子，揆其書意知之。此書得之於雪淨上人處。

女弟子蘭和南上石濤吾師蓮座：違侍法輪，自秋阻春，中心藏之，何日忘之！伏念吾師以慈悲之心，接引弟子出水火而登諸衽席，此情此感，雖盡弟子一身，未足言報萬一！豈僅以一朝一夕之隔，爲中心結篆而已！

吾師普渡世人，獨于弟子有如骨肉，每于夜深人靜，更衣入侍，吾師似維摩說法，弟子學天女散花；晝夜六時，續粉曼陀羅雨；書畫一卷，顛倒奢摩

它禪。師嘗云：『我說法，卽非說法，是名說法，實無有法可說；卽一花，一雨，一書，一畫，亦如夢，如幻，如露，如電。』一作如是觀。譬如我授汝作書作畫，實非作書作畫，是名作書作畫，汝于意云何？』弟子信受奉行，迄于今日。憶疇昔一言一動，繼自今心印心藏，不但一水，一山，一石，一竹，深得畫中三昧，卽一粥，一飯，一寤，一寐，亦于畫外同參。所不能看破者，惟別而已矣！

弟子幼遭顛沛，流離轉徙，淪于風塵，十有九年矣！癸巳歲，幸遇吾師于殘山剩水間。感蒙拔出淤泥，還我亭亭淨植，遂得入方丈斗室之中，兩度春秋；侍巾執拂，無違寒暑；研脂調赭，樂數晨昏；因亦略解塗鴉，不意便吟別鶴！吾師爲弟子安身立命，自是波羅密心，無如弟子皈依念切，雖偕共命迦陵，同登願筏，而此身猶欲化作四色蓮花，植根七寶池中，以吾師八功德水灌漑之。此一段無量無邊不可思議之慈愛善緣，實非塵寰兒女所能了解。佛

法無私，密室心傳。粉身碎骨，無以答報。吾師始終善護念之前，因不昧，願登彼岸慈航；後果能圓，念了今生誓海。

渡江以來，念念不忘。忽忽若失！此身縱有所歸，此心殊無所寄。繪呈采蓮圖一幅，寄達尊前懸諸丈室，弟子身在畫中，吾師觀之，便同弟子在左右也！心隨畫至，身與畫俱。報答無期，會合有日。此書此畫不能盡其萬一！

女弟子蘭和給石濤我師：

我遠離了你，自從去年秋天到今年春天，心裏的記掛，何嘗有一天忘了！想起我師以慈悲的心，接引我出水火而登衽席，這樣的恩情，雖盡了弟子的一身，也不能報答於萬一！豈僅以一朝一夕的分隔，心裏記掛記掛就算了嗎！

我師普渡世人的，對我有像骨肉般的親切；夜深人靜的時候，脫了衣服陪伴你，我師好似維摩說法，我學着天女散花；日夜六時，像繽紛曼陀羅，雨書畫一卷，做顛倒奢摩它禪。你會說過：「我說法，卽非說法，是名說法，實無有法可說，卽一花，一雨，一書，一畫，亦如夢，如幻，如露，如電，一

一作如說觀。譬如我教你作書作畫，實非作書作畫，是名作書作畫。你的意中以爲怎樣？我師的話，我信受奉行，一直到現在。回憶起從前的一言一動，現在心裏印藏着，不但一水，一山，一石，一竹，深得畫中的三昧，就是一粥一飯，一寤一寐，也於畫外同參。所不能看破的，惟別離而已呢！

我自幼遭遇顛沛，轉輾流離，淪落於風塵之中，已經十九年了！癸巳年，幸喜遇着了我師在殘山剩水之間；蒙你把我拔出淤泥，還我亭亭淨植的身子，纔得進方丈的斗室中，過度了兩年，侍巾執拂，沒有一時遠離；研脂調楮，歡樂的過日子；因此也略會塗塗寫寫，不意便要分別了你爲我安身立命，真是一番波羅密心，無如我皈依你的念很切，雖已和你像共命的迦陵，同隨了心願，而我這個身子還想化作四色蓮花，植根在七寶池裏，以你的八功德水灌溉牠。然而這一段無量無邊不可思議的慈愛善緣，實不是塵世上的男女所能了解的。佛法是至公無私的，只好在密室裏心傳。我師的恩，就是我粉身碎骨也無以報答，請你始終善護我吧。我是前因不昧，願登彼岸的慈航；後果能圓，想了今生的誓海呢。

我自從渡江以來，心裏念念不忘你，忽忽如有所失。這個身子雖然有了歸納，這個心靈却是沒有寄託。現在繪呈采蓮圖一幅，贈送給你，可掛在你的房間裏；我的身在畫裏，我師觀過了，

就如我在你的左右一樣！我的心隨着畫到你處，身子也和畫同去了。報答你還沒有時期，會見你總有一日的。這封信這張畫，不能盡其萬一呢？

鰲拜與某旗女郎書

按鰲拜非純臣也，即兒女私情顯露其以權勢凌人之概，宜其不得令終耳！獨惜某旗女後竟爲鰲所得，未幾，仍捐款屬拜觀而死，此事聞之某旗員者。

中秋佳節，重晤芳顏，其時正當家庭聚集團圓之夕，縱有情緒，不獲傾吐於妹之母嫂之前。酒以合歡，我此時歡從何來；但一點靈犀，暗通隔坐。側見妹深情默默，不發一言，想一寸相思，已似轆轤轉矣。

我二人心事，盡在不言中，稍借親戚情話，聊以解憂；又不忍言去，復無間可圖。似伊兄之奸滑，處處防閑，我若不能以法加之，非丈夫也！此皆不足慮。但是近日宮中有選秀女之旨，似聞某旗佐領，有爲妹報名之舉。此事如歸張總管主持，我當向其商量關說；想妹尙未知之，妹若知之，當亦不勝憂

恨。無用慮焉！天下事有志竟成，必使我二人如願相償也。

中秋佳節的時候，重又和你晤面，那時正在家庭聚集團圓的夜裏，縱有情緒在心中，也不能傾吐於你的母親兄嫂的面前。酒是用以合歡的，我那時歡從那裏來呢？但是我一點心，靈已是暗暗底通在隔座妹子的身上了。我斜眼一瞟，見妹妹深情默默的不發一語，想你心上的相思，已像轆轤般的轉動了。

我倆的心事，都是在不言之中，稍爲借親戚的言語，聊以解憂悶吧了；我又不忍離開妹妹，又沒有機會和妹妹綢繆。像你哥哥的好滑，處處地方是在防閑我們，我若不能以罪法加在他身上，我真不是大丈夫了！這些事情都不必去憂慮。但是近來宮中有選美女的聖旨，我好像聽得某旗的佐領，有爲妹妹去報名的舉動，這樁事情如是歸張總管主持的，我當和他們去商量關說，想妹妹還沒有曉得這件事呢？妹妹若已知道了，當然也非常的憂恨吧。但是這事不必去慮念的！天下的事有志者竟成功，我倆一定會有如願以償的一天啊。

●某旗女復鰲拜書

兩書亦係某旗員所藏。

妹幼喪母，幸繼母尚賢，父親慈愛，若兄若嫂，實黑心符也！妹十三從師，讀書作字，稍知文義；十五復廢讀，深處閨中，猶喜觀覽書籍；今年十七矣！從繼母入門時，兄尙未露惡意，後嫂氏來歸於兄，便日日離間，家庭間從此多事。妹日在閨中，度日如年！每當春花秋月之時，未嘗不生岑寂淒涼之感！

自六月間，以貴邸格格出閣，妹隨母以親戚之誼往貴邸作賀，得晤君面，一見便兩相愛悅，此亦是三生石上前緣！憶在荷亭，倚欄看花，攜手凭肩，喁喁情話，君問妹有婆婆家否？此時心怦怦然，欲徒腔子裏跳出一寸芳魂，已化爲蝴蝶，拍拍的隨池中鴛鴦，驚飛向荷花深處矣！君見妹低鬟忍俊，猶以手舉妹額，偎頰而促問曰：「怎麼不說話呀？」試問此一段情懷，爭不令人刻刻難忍！竊念君勲業崇高，富貴至極，邸第連雲，姬妾如玉，妹幸得以身相託，果他日能以秋扇見捐否耶？

中秋之夕，辱荷見臨，正好把酒敘懷，又以母嫂在前，惟有以心慰照。迨君去後，獨徘徊月下，宵深露冷，猶自對月無語問天。此中情緒，君知之否？君嘗之否？媪來得君書，驚聞「選秀」，奈何奈何！妹一女子，又不出閨門，惟有望君回天之力。從速設施，事或不濟，有死而已！豈堪甘此冷落長門况味乎？兄之惡嫂成之，然以情關手足，尚宜恕之，但使薦蘿早附，百事均可解矣！縷縷私衷，不盡不備！

我從小就沒有了親娘，幸賴得繼母還很賢德，父親很慈愛。像哥哥和嫂嫂這輩人，真是黑心符兒呢。我十三歲的那年，就請先生教書，稍為懂得些文字。十五歲就不讀了，深深的居在閨閣裏，最喜歡看看書籍，今年已經十七歲了。從繼母入門的時候，我的哥哥還沒有惡意露出來。後來哥哥討了嫂嫂，她便天天的從中離間，家庭裏從此便多事起來；我天天在閨閣裏，度日好似度年的難過，每到了春花秋月的時候，何嘗不生岑寂淒涼的感想呢！

自六月裏，你們貴邸的格格出閣了，我隨母親到你們貴邸上賀喜，得能和你晤面，一見便

相愛相歡，這也是三生石上的因緣！回想那時我和你在荷花亭上；倚着欄杆看花，牽手並肩，嘴噙地情話，你問我有否婆婆家？這時我的心怦怦地跳着，要想從胸窩中鑽出來，一點魂靈兒，已變做蝴蝶，拍拍地隨池裏的鴛鴦，驚飛向荷花深叢裏去了。你見我低低的鬢髮和忍俊的面龐，還以手摸着我的額角，親密地偎着我的額兒，催着問道：「怎麼不說話呀？」試問這一段充滿着情愛的胸中，怎不令人刻刻難以忘記？想你功業已夠高了，富貴也極頂了，有連雲般高大的宅第，有美玉般尊貴的姬妾。我幸喜得會以身子委託你，果能將來不像扇子到了秋天就棄了嗎？

中秋節的夜裏，得蒙你到我家來，正可以把酒談心的時候。又以母親嫂嫂在前，祇有和你這顆心兒相照印。迨後來你回去了，我獨自一人在月光下徘徊，這時已夜深露冷了，我兀自對着明月，心中在問那天空：這些情緒，你曉得的嗎？你嘗過了嗎？現在老嫗送來你的信，驚慌地知道現在有「選秀」的一樁事，如何是好？我是一個女子，又是不出閨門一步的，祇有靠你回天的力量，從速去設法；或是這事無濟了，那麼我只有「一死而已」！豈能甘願受得冷落長門的况味麼？我哥哥的惡行，是嫂嫂教成的，然因為我和他情關手足，還應該原怒他的，祇要我倆早成了婚姻，那凡百事情都可以解決了。我縷縷的私衷，實是寫不盡說不完！

●白泰官與妻書

按白泰官俠士也，其妻氏族無考，但關係劇盜之女，亦知武術後二人無所終。

曩客燕趙，得與子遇於荒山茅店之中。月黑燈昏，各懷疑懼，至以白刃相向，力戰半宵，力盡始止。技已相敵，心復同堅，遂成眷屬。攜手歸江南，亦思偕隱林泉，不復作客計。

昨以吾儕數輩，爲權勢所挾，不能成其志，且甚有不知所終者。吾友甘鳳池，亦個中人也。要我從遊，因得拜師習藝，以爲世用。大勢所趨，遂不得不與吾妻暫違晨夕，今一載矣！然臨風對月，兒女心情，在所不免。今歲秋深，吾師將有事秣陵，余相從渡江，便得順道回里，一傾心曲。山中乏便，以故音問綦疏；茲因晚娘下山之便，乃得致此數行耳。

從前我作客於北方，得知你相遇在荒山茅店之中，那時月色黑沉，燈光昏暗，我倆都懷着疑懼的心地，至用明晃晃的刀相打起來，盡力底戰了半夜，力氣完了才停息。我倆的技藝是一

樣的，心下都是很堅決的，遂成了眷屬；一道回到江南，也想一道歸隱林泉，不願再做客計了。

現在因爲我們一輩人中，爲權勢所挾制的，不能得成就其志；而且還有不曉得後來究竟怎樣結果的；我的朋友甘鳳池，也是個中的一人呢。他要我從游，我因此得拜他爲師，學習技藝，以爲世用。大勢所趨，遂不得不和愛妻暫時遠離；到現在已經一年了；但是臨風對月，時常要想着你，隨在所免不了。今年秋深了，我的老師有事到秣陵去，我也想和他渡江，便可以順着路回鄉，也可以一吐我的心曲。山裏沒有使人，所以長久少通信了；現在乘得晚娘下山之便，於是便得寫了這幾行給你呢。

●毛西河妻與妾倩鬢書

按毛西河，經學湛深，麻照間，舉博學鴻詞科，文名藉甚，觀其妻妾和好，知其修身齊家工夫純熟。此書曾在錢塘章阜夫家見之，手抄一通，置行笥中，十餘年矣。

倩娘偕西河君北上燕京，分檯已久，極爲縈念！我兩人名分雖殊，情同手足；頻年以來，同甘共苦，以事一人。汝以紅袖添香，我以繡牀伴讀。春秋佳日，棋坪琴塢，決與西河，卿卿我我；日用瑣屑，油鹽薪米，我爲家事，忙忙碌碌；

同一事人何分雅俗？此中情緒，無間尹邢！樂數晨夕，同此素心，數年來如一日。

昔聞有糟糠之妻，不聞有糟糠之妾；今則反之，蓋以余家既無恆產，西河又不事生計，文章憎命，粗糲療飢。我以孺子妻，含辛茹苦，以事黔婁，分也。倩娘以十五娉婷，雪膚花貌，屈在小星之列，能回大婦之心，春到枝頭，能使東君作左右袒，此倩娘冰雪聰明，能知大體，安得不教渠儂五體投地，且使我推心置腹於倩娘乎？

別後如有所失，宵燈晨鶻，爲勞我心！每於午夜夢回時，推枕而起，自亦不知如何一顆心，好似轆轤轉也！

西河得舉詞科，聞之喜溢眉宇！不負所學，不辜此行，且遂汝我之心願。爲文章吐氣已足，固不必爭名逐譽於朝廷，求一時之光榮，棄山林之清福。

也。玉珮鸞鳴，已馳聲於北斗；松吟菊笑，早歸臥夫南山。敬當掃徑以待。噫噫，輿鸞翩翩，軒鶴星言，夙駕攜手言歸。爲我致聲渠，勿使同心人，望穿了盈盈秋水已也！

土物數事，聊以伴函，藉供家廚風味耳。

我同西河君北上燕京後，和你分別已經長久，我很是掛念呢！我倆名分雖然是不同，感情是像手足一般；多年以來，同甘共苦，去服從一個人，你是紅袖添香，我是繡床伴讀。每逢春秋佳日，扎旗彈琴，你和西河，很是親愛的；其他如日用瑣屑，油鹽薪米，由我料理家務，忙忙碌碌的；我們是同樣的事，從一人，分甚麼雅雅俗俗啦！此中的情緒，真是無間尹邢！快快樂樂的過着日子，我們是同這個心的，幾年以來好像一天一樣。

從前聽到有精糠的妻，不曾聽到有精糠的妾；現在則反之，因爲我們家裏既是沒有恆產，西河又是不事生計，文章憎命，只有粗糲療餓。我是元配妻，吃了辛苦，去事從男人，這是分呀！你以十五歲年紀的苗條身裁，像雪般的皮膚，像花般的相貌，屈在小星之列，能夠回復大婦的心；

春到枝頭，能不使東君作左右之褊袒？這是你冰雪聰明，能知大體，怎麼不教他五體投地，並且使我推心置腹於你呢？

和你分別之後，忽忽如有所失！在夜裏燈下，在晨間鵲占，真想枯了我的心！每於半夜夢回的時候，推枕而起，自己也不曉得怎麼一顆心好像轆轤一般的轉動了？

西河得到舉博學鴻詞科，我聽了喜溢眉宇；這樣就不負他所學，也不辜他這趟一行，並且遂了你的心願。但是爲文章吐氣已經足了，固然不必爭名逐譽在朝廷裏，求一時的光榮，棄了山林的清福呢。現在玉佩鸞鳴，已馳聲於北方了！將來松吟菊笑，還是早些歸隱我當恭敬地掃徑而待。唉！那噦噦然翻翻然的鑿車啊，是在待你倆坐呢！特地寫了這信。你們可攜手歸來吧。請你爲我同他說一聲，教他勿要使同心人望穿了盈盈的秋水啊。

有幾樣土東西，聊以伴送這封信，藉之以供家廚的風味。

●倩鬢答西河妻書

按西河妻與妾書，文情具到；勸西河歸隱數語，尤有卓識。未惜改其房族。倩鬢答書，則不知遠甚。此皆卓夫存之，因與前書筆連，遂並錄之。

昨日京寓裏，因有君夫高發科名之喜，一豪絲哀竹，綠酒紅燈，勝友如

雲，高朋滿座，羣賢畢至；少長咸集。」這皆是滕王閣序與蘭亭集序中語句，常時服侍君夫讀書記之，真可以作這一日之品評。繁華熱鬧極矣！妾不如清靜好。滕王閣序中又說：「勝會不常，盛筵難再。」桃李園序亦說：「浮生若夢，爲歡幾何！」今以告我夫人，知夫人當與妾同心也。

妾正在鬧中取靜之時，忽奉來使，賚到手書，捧讀之下，感我夫人待妾恩深意厚，書中念妾又心重情。長帶來之物，妾與君夫均在思嘗鄉味，可知夫人愛君並兼及妾也。

蒙示勸君夫偕隱故山，夫人此意可爲先得妾心；但君夫新發高科，興願不淺，一時恐難遂回轉其初心，容待稍靜下來，乘機規勸，想君夫才高志遠之人，當不至於沉昏利祿，不思一遂初服之心。况有夫人此書叮甯囑咐，妾思君夫當亦情不自禁，自必願安承教了，結梁孟一段公案耳！但不知何

以置妾？

妾自隨君夫北來，將及半載；風晨雨夕，念念在我夫人。縱然烹茗添香，不敢當夕；君夫又正宜靜攝身心，備殿廷白戰，以與天下才子角藝；是以妾不敢以兒女子之私，亂其心緒。數月以來，衾寒枕冷，亦與我夫人同之。

妾年尙少，又不甚更事；幸蒙我夫人視妾如骨肉，不以微賤棄之。又慮君夫客中寂寞，命妾隨侍北來；但妾隨夫人久，一切多蒙教導，今遽違左右，真同楊柳依依；倘能天從人願，早偕君夫買舟歸里，妾得與夫人不離朝夕，夫人亦得與君夫偕老百年，則夫人與妾之心願均遂矣！

別時雖短，情與日長；京中無物可獻，惟有一瓣心香，祝夫人安樂耳。端肅敬復，伏惟荃察！

昨天此間京寓裏，因有君夫高發科名之喜，真是「豪絲哀竹，綠酒紅燈，勝友如雲，高朋滿

座，羣賢畢至，少長咸集。」這些都是滕王閣序和蘭亭集序裏的語句，從前服侍君夫讀書時記着的，真可以作這一天的品評。唉！繁花熱鬧極矣！我只是覺得不如清靜的好。滕王閣序中又說：「勝會不常，盛筵難再。」挑李園序也說：「浮生若夢，爲歡幾何！」現在以這幾句成句告訴告訴夫人，曉得夫人當也和我是同心的呢。

我正在鬧中取靜的時候，忽然間來使拿到你的手書；我捧讀一下，感謝我夫人待我恩深意厚，信裏面紀念着我又是心重情長。帶來的物件，我和君夫正在想嘗鄉味，可知夫人愛了君夫並且兼及於我了。

蒙你示我勸君夫偕隱山林，夫人這些意思可算是先得我心；但君夫新發了高科，與緻願爲不淺，一時恐是難遂於回轉他的初心，且待他稍稍靜下來，我乘機去規勸他，想君夫是才高志遠的人，當然不會至於沉昏利祿，不思一途還我原身的心想。況且有夫人這封信叮嚀囑咐，我想君夫當然也要情不自禁地，自必安然聽你的話，來了結梁鴻和孟光的一段舉案齊眉的公事呢！但不知道把妾的身子將來怎樣安插？

我自從跟隨君夫到北方，將快有半年了；爲論風晨雨夕，時時紀念着夫人。縱然有時他叫

我烹茗添香，但是終不敢行房事；他又正要靜養身心，以備朝廷裏去用。和那天下的才子一角技藝，所以我不敢以兒女的私情，亂他的心緒。幾個月以來，我寒衾冷枕，也和我夫人同樣的呢。我年紀還小，又是不很懂事的，幸蒙我夫人，視我像骨肉一般，不以為爲微賤而棄之。夫人又慮君夫在客中寂寞，命我跟隨着服侍他到北方來；但是我隨夫人好久了，一切多蒙夫人教導，現在遽然的遠離了你，真是同柳楊般的依依不捨；倘能天從人願，能夠早和君夫趁了船歸鄉，而得和夫人朝夜不離，夫人也得和君夫偕老百年；那末你和我的心願都算實行了！

我和夫人離別的時候雖然根短，但是情却和日月一般的長。京都裏沒有物件可於獻給你，你只有一瓣心香視夫人的安樂呢。端敬地寫了這信復你，希望你看看。

●呂晚娘留書別某生

按晚娘一段奇情俠舉，所謂英雄兒女兼而有之；觀此書筆筆百餘言，情文具到，如某生者遇合亦云奇矣！

我含有不共戴天之仇，要做一番驚天動地之事；因機會未至，暫事避居。

蒙君母相待甚厚，日相親近，致惹出君一片癡心；人非木石，焉得無情！

我因已斷塵緣，又抱血海深冤，不敢以兒女私心，牽腸掛肚，亂我心曲，誤我事機；所以對君眷愛深情，漠不關心，然此心固未始不相繾綣。

後見君事母孝，家且貧，又不勝動我憐惜之意，遂漸相親暱；雖無偕老之實，不啻結髮之情，呱呱者今已在抱矣！一爲情絲所繫，大事幾至因循！今將去此，亟圖進取，不得不忘心割愛，是以不別而行，以免綢繆爲累。留此一段餘情，倘日後生還，會須有相見時也。

我含着不共戴天的大怨仇，要想做一番驚天動地的大事業；因爲機會還沒有到，暫時的隱避着。

蒙你母親待我很好，漸漸的親近起來，而致使你惹起一片癡心，人不是木頭石塊，誰也不會沒情的！我因已經割斷了塵世間的因緣，又抱着血海般的深冤，不敢以兒女的私心，牽掛在肚中，撩亂我的心曲，誤了我的事業和機會；所以我對於那眷愛的深情，漠然的不關心上；然而我這個心固未始不是沒繾綣在念頭。

後來我見你服事母親很孝順，家境且很貧寒，又引動我一點憐惜的意思，就漸漸兒的相親暱起來，雖然不實現花燭夫妻的形式，但是結髮的情分是已經有了；呱呱叫着的，現在已經在手抱中呀！我爲了情絲所牽繞，大事幾乎至於蹉跎過了。現在我要離開這裏，亟亟地去打算進行，不得不忍着心割斷了恩愛的情絲，所以不曾辭別你而走了，以免去使你綢繆的贅累。留這一段餘情，倘或日後生還，終會有再相敘會的時候。

●蜀妓翠環與鄔先生書

按鄔先生不知何許人，亦不詳姓字，但聞係由文鏡秘府中人，田倚之爲方右手者。此二書亦得之友人處。物業所好，非偶然也。

日前張二公子來言：「曾接先生手書，並詢及翠環賤狀，且有明年夏間，至峨嵋避暑之意。」二公子言時，微笑伸其掌示我曰：「你們不過五個月頭，又可見面了。」二公子與先生交情本深，當不是以空言慰我。

二公子去後，因奉寸牋，藉抒積愫。溯自去年春間，得遇先生，卽蒙見愛，而翠環亦深爲愛悅。先生又因二公子從中牽引，以後先生時過妝樓，晴畫

敲棋，雨宵翦燭，比如古人有言：「兩人相愛悅，有甚於畫眉。」先生雖不以敗柳殘花視翠環，而翠環之心事，猶未能傾陳於先生之前。旋以汴梁當道，函促先生歸甚急，行色匆匆，翠環此時亦何敢以私情，縈先生之懷抱。從此一別，忽忽數月，情有所鍾，莫可解釋！

竊思翠環本良家女子，誤落風塵，一十七載，每欲得一如意郎君，偕老終身，而不可得。自先生以愛貽翠環，翠環亦以身許之。記得七夕之言，有過李三郎與太真之誓。

先生學問文章，馳聲當世；言爲天下法，絕不至爽約，使人望眼欲穿。顧何以別後，竟不以一言慰其相思耶！翠環愛心忡忡，非筆墨所能罄；而又文詞不善，心中欲說之話，筆下不能盡意，只有一寸心飛馳左右也。翹首嵩雲，日數雁行，爲勞引睇，風便復惠玉音，毋遺在遠！

前天張二公子來說：「他曾經接到你的信，並問起我的近狀。而且明年夏天裏，你還要到峨嵋山避暑的意思。」二公子說的時候，微微地笑着，他伸出手指給我，看道：「你們不過五個月頭又可見面了。」二公子和你的交情本來很深，當然不爲以空言安慰我的。

二公子去了之後，就接到你的信，我的心放寬了些。回憶自從去年春天裏，得遇見了你，就蒙你見愛，而我也深深地愛着你。又因爲二公子從中牽引，從此你就時常到我家來，晴天裏揮棋，雨夜時剪燭，好比是古人有得講過：「兩人相愛悅，有過於畫眉。」你既不以敗柳殘花一般視我，但是我的心事，還沒有說給你知曉呢。後來因爲汴梁的衙門裏，急急地寫信來催你去，你形色匆匆，我當時那裏敢以私情，牽繫你的懷抱呢？從此分別之後，忽忽地已經幾月了！情有所鍾，弄得我不能自己解釋自己！

我想我本來是良家的女子，誤落在風塵中有十七年了，時常想得着個如意的郎君，相偕白頭；但終是得不到。自從你以一點愛情贈我，我也以一個身子許你。記得那天七月七日夜裏，我們的言語，真比李三郎和太真的信誓還要過呢。

你的學問文章，是很有聲譽的，你的言語爲天下的榜樣，絕不會有一些爽約，而使人望眼

欲穿，但是爲甚麼分別之後，竟沒有一句言語來慰我的相思呢？我忡忡地愛你的心，直非筆墨所能寫得盡的；況且我不善於文詞，心中欲說的話，寫起來也不能盡我的意思；祇有一寸心飛馳在你的左右。我仰起頭看看天上的雲，天天有雁兒在飛着，我望也望得夠了！乘便望你給個回音，千切弗要遺忘在遠地的我。

●鄔先生復翠環書

按鄔先生，雍正處，簡在帝心，其才必有過人者。此書駢四體六，宋豔斑香，是才人之筆，不可以詞家同語也。

峨眉如畫，遠山想相峨眉；宇宙無情，何日重攜玉手，緬高樓於西北，遲孔雀兮東南。去年蜀道徘徊，自是前身杜甫；此日梁園迢遞，真成病渴相如。比如翡翠分飛，恍若玉環再世。三生石上，曾銷真箇之魂；七夕人歸，不爽無雙之約。捧朵雲於天畔，喜溢眉梢；聯明月如人圓，願償心曲。况卿甘作妾，合留待菊圃花開。不然，我不求名，將共覓桃源世外。

記得水晶簾下，看汝梳頭；重到月波廡中，替儂吹笛。如張二兄，慷慨任

押衙良可中心結篆。嗟予小子！飄零似騎省，已將兩鬢成絲，固無虞阿孃梗阻。商量十斛明珠，賴有此良友玉成，妥貼一身綺債。桃葉桃根，將迎有日。湖風湖水，佇盼來歸。前番流水落花，春雖已去，待到重陽就菊，秋以爲期。定有喜鵲傳來，不俟金錢更卜矣！

惟是翠袂乍分，還是去年惆悵，但得香車共挽，好將此意溫存。若夫鰥鰥鸛鸛，也有朝朝暮暮，比似鶯鶯燕燕，還憎雨雨風風。月有陰晴圓缺，此事難全，問天不語；人之悲歡離合，會逢其適。曠古如斯，事豈懼與願違，天不勝其人定。從此夢爲蝴蝶，自宜栩栩如仙；若教化作鴛鴦，應亦雙雙比翼。此日蓮花幕裏，尙少個紅袖添香；他時芍藥闌邊，定伴我青衫舉酒。早與安排金屋，不管天涯；還當收拾琴書，同登畫舫。萬里雲羅一雁，玉璫函札梅邊；尺書風送寸心，環佩重臨月下。休提往事，曾幾何時！若負佳期，有如此水！

蛾眉山好似圖畫一般，遠山好似美人的蛾眉，宇宙是沒有情的，不知何時再得和你攜手？想起我住在西北，你留在東南；去年我在那蜀道上徘徊，可比是前世的杜甫；現在遠遠地分離，真成爲病渴的相如。你的美，比如是分飛的翡翠，恍忽是再生的玉環。我們兩在三生石上，也曾銷過真箇的魂，七夕那夜，我和你倆的誓盟，算沒有爽約。刻捧讀你采雲般從天上飛來的信，我歡喜的神色，現於眉頭眼角；我盼望能得和你像明月般的團圓，也算償了我的心曲。況且你甘願作我的老婆，正可要等到秋天菊花開了的時節相會。或者我也不要求功名了，將和你共去尋覓一個世外的桃源。

記得曾經在水晶簾下，我看着你梳頭；在明月夜裏，你替着儂吹笛。真好的張二兄，慷慨地自懸任押衙，我心裏牢牢地的記掛着他呢。我像是飄零的驃騎，已將兩鬢成如絲一般，我固不相憂阿嬾的梗阻，預備商量十斛明珠。又賴得良友的玉成，就和你妥貼了這一身綺債。桃葉桃根，我定了日子迎接你；湖風湖水，我立着盼望你來歸。前番流水落花的春天已過去了，待到重陽菊花開了的秋天爲期限，定會有喜報傳給你，不再等你三心二意去卜金錢卦了。

惟是我和你分離，還是去年的惆悵，只要得和你手挽手坐在車裏，也好將這一段情緒溫

存。倘是鰥鰈鷓鴣的樣子，也有朝朝夜夜；比似鶯鶯燕燕的樣子，還要怕雨雨風風。月兒有陰晴圓缺的時候，這事若難成全，問天天不爲告訴你！人們的悲歡離合，都是時機和環境使然的，自古就是這樣。事情豈憂慮與願相違麼？天然的過程一定沒有像人爲的好。從此我如夢裏的蝴蝶，自然栩栩然的像仙子。若是教我化作鴛鴦，也應該和你雙雙的比翼。現在我這裏，還缺少一個紅袖添香的人；將來芍藥欄邊，定爲有人伴我飲酒。我早已爲你安排金屋，不管天地！還要收拾起琴書，同你上船。萬里的雲，蒙罩着一隻雁兒；我寫這封信，乘便的告訴你我的心情。我只願你重臨月下，休要提起過得才不久的往事！我若負了你的佳期，可以此水爲誓！

●年羹堯責所歡負心書

按年羹堯雄才大略，勳干雍正之忌，卒羅于禍；此一無事，可見英雄不能無情，書在宛平章清臣家，章時爲神清机警校衛，伊！祖在年軍中，此書想係未達，而年禍已發矣。友人王振清，與章有！，因轉相借閱鈔錄，原件幸不有！也。

我來青海，寂寂寡歡；因念汝亦獨居京師，蕭條索寞，知汝心必懸懸不釋者在我；故因報捷差官至京，今渠順攜錢物及衣飾數事，往蘇線胡同，安

慰汝心。倘使天假之緣，所戰克捷，一切善後事宜，各各就緒，當率軍回京，即可安排金屋，便是珮環月下歸來時也。不料我所計畫者，竟歸泡影！凡我在軍，戰無不克，算無遺策，豈知竟失意於汝一婦人，令人憤憤！蓋差官回軍，據稱麻線胡同，宅已易主；多方探聽，始知汝已移寓南城外繩匠胡同成宅。殆至成宅見汝，轉達我意，並致汝各物，汝雖有感謝思慕之語，揣奪要非至情。又據差官詢汝移居之始末，汝復支吾，不能得其究竟。

成子勳我之仇人，我與伊一切經過事由，汝非不知；但其人小有才且佞，汝必爲伊所誘。我念汝與我舊日一段深情，且汝年尙稚，汝母已龍鍾，無人爲汝主持家計，自應爲人誘惑，殊不知我身雖在西，此心時時在汝，早爲汝設備妥善，汝豈不知乎？抑知之而不能守，以致負心乎？汝素聰明，深解我心，故我推心置腹於汝。今固不能知汝是否負心，然以成姓之與我不協，而

汝竟與之同居，亦可爲汝負我之明證。姑不論汝與成姓之同居，是否有曬愛之緣故；卽非曬愛，亦似乎不能無蛛絲馬迹之可尋。茲遣章弁得勝，賚此書致汝；汝如尙有心於我，卽日遷出成宅，由章弁爲汝料理；遷居之事，所有用費，我已交付章弁，汝無庸慮。居宅必求壯麗，門楣當具觀瞻，卽以爲汝之香巢，我之金谷。章弁便是我所遣之青鳥使也，汝如稍有齟齬，便是安心絕我。章弁回報之日，卽汝與成某受命之時；我固愛汝者，否則並無須多此一番蛇足矣！宜自愛！

我到青海，寂寂地很少歡樂，因而想到你也獨居在師裏，蕭條索寞，我知道你的心中懸懸記掛着不釋的是我，所以我乘着報捷差官到京，令他順便的攜着錢物和衣飾等幾件東西，拿往蘇線胡同安慰你的心。倘使天給我的良緣，所戰的地方都勝利的，一切善後的事宜，件件就緒了，我當卽領了兵回到京師，就可以爲你安排金屋，便是瓊環月下歸來的時候了。不料我所計畫的，竟等於泡影！凡是我在軍隊裏，戰爭是沒有處不勝的，計謀是沒有椿失策的，誰知道竟

失意於你一個婦人身上，令人們憤憤的氣殺！因為差官回到軍營裏，據他說：蘇線胡同的住家已經換了主人家，多方面的探聽，方才知道你已經搬到南城外繩匠胡同成宅裏了。後來又到了成宅見你，轉把我的意思告訴你，並且把各種東西交給你，你雖然有感謝思慕的話，揣奪起來怕不是真情。又據差官問你搬移的始末，你又是支支吾吾的回話，不能得其究竟。

成子勳，是我的仇人啊！我和他一切經過的情形，他不是不曉得。但是他這人，稍為有點才學而且奸詐，你必定爲他所引誘。我念你和我舊日一段深情，並且你年紀還小，你母親年紀老了，沒有人爲你主持家計，自然應該爲人所誘惑。那曉得我身子雖在邊地，這顆心却時刻記念你，早已爲你設備妥善，你難道不知道麼？還是知道了而不能守待，以致於負心的麼？你素向是聰明的，深深了解我的心意，所以我於你也是推心置腹的，現在固然不能知你是否負心，但是以成姓的和我不妥協，而你竟和他同居，這點也可見是你負我的明證；姑不必去論你和成姓的同居，是不是有暱愛的緣故；就是不暱愛，也似乎不能沒有蛛絲馬跡的可尋。現在差兵奔章得勝，帶了這信送給你，你如果還是有心於我，當即就遷出成宅，一切可由章弁爲你料理；遷居的事，所有要用的耗費，我已經付給章弁了，你無庸憂慮。住宅必要求雄壯華麗的，門楣當然要

具有靦瞻的，就可以作爲你的香巢，我的金谷。章弁便是我所遭的青鳥使者了，你如果稍有點翻語，就是忍心拒絕我呢！章弁回報的那天，便是你和成某受命的時候。我固然是愛你的，否則我也無須多這一番畫蛇添足的事情了。你要自愛！

● 俠妓卞紅兒致岳鍾琪書

按岳大將軍，一身事蹟，有史傳爲稽。卞紅兒不但用情甚正，且亦有知人之明，豈不俠乎，老友徐哲身歸自蜀中，出其抄本見示，因編於此。

人非草木，未免有情；世無英雄，安能成事？君侯有擎天之本領，具兒女之心腸，朝廷倚爲長城，人材出於幕下，豈不盛哉！

疇昔報功賜宴，榮極一時；紅得與諸姬捧觴爲壽，幸荷於大庭廣衆之間，兩行紅粉之內，獨邀青目，愛逾恆儕，受寵若驚，榮懷何似！厥後雖蒙召幸，但短緣草草，僅得一數晨夕，未能願遂生平。此在妾固有非分之思，在君侯似亦未能免俗耳！昔者紅玉賤妓，識薪王於走卒，終立奇功；紅拂歌姬，從衛

公於布衣，竟成大業。紅風塵下質，抱負非常，惜與君侯相見何晚！從此一別，不知後會之期，君侯或亦念天末故人紅兒耶？

馮生達中，西蜀孝廉，春闈不第，貧不能歸；以其人品學識器量觀之，非長貧賤者；若使其淪落京華，挫其英氣，實可惜也！知君侯愛才若渴，紅恃一日之愛，敢將馮生荐之幕府；青萍白璧，定無能逃乎金鑑。馮生有志之士，必能盡事國家，以爲君侯指臂之助；倘荷玉成，公私兼盡。紅京華索號，離羣之感，豈獨自甘！惟不敢以女兒私情，亂公心曲。天寒較重，伏願君侯爲國自愛，不宣！

人不是草木；未免是有情的；世上沒有英雄，那裏還能成事？你君侯有擎天的本領，生着兒女般的心腸；朝廷倚賴你像是長城一般，有用的人材都出在你幕下，這樣難道還不隆盛麼！

從前報功賜宴，盛極一時；我得和諸姬們捧觴爲你祝壽，幸喜得蒙你在大庭廣衆的地方，兩排紅粉的髮面，獨垂青眼的看得起我，分外的愛我，受寵若驚的我，胸懷裏怎樣的榮掛呀！此

後雖蒙你召幸，但是短短的時間，草草的過去，僅僅只有一個朝夜，未能遂我生平的心願；這在我固是有非分的想着，但在你君候像也不能免了這俗事呢？昔時紅玉是個賤妓，識斬王於黨走卒的時候，終竟立了奇功；紅拂是位歌姬，從衛公在布衣平民的時候，後來竟成了大業。紅是個風塵下質，胸裏有着非常的抱負，可惜和你君候相見怎麼晚了！從此一分別，不曉得後會的時期，你君候也想不到。底有一個紅兒麼？

馮生達中，是個西蜀的孝廉，去考試春闈，未得能及第，又貧窮得不能回去；我以為從他的人品學識器量看起來，不是長久貧賤的人；若使其淪落在京都，挫了他的英氣，實在是可惜呀！知你君候愛才若渴，我特着和他一天的恩愛，敢將馮生荐給你幕府裏；他是青萍還是白璧，定不能逃乎你的明鑑。馮生是個有志之士，必定能盡力于國家的，為你君候指臂之助，倘蒙你玉成，那末公私都可盡責了。我索寞地居在京都，離羣的感慨，怎麼能孤獨底甘受呢！但是不敢以兒女的私情，亂你的心曲。天氣寒冷比較的嚴厲了，望你為國家而自愛不盡。

●岳鍾琪報俠妓紅兒書

按此書亦哲身所示之抄本，哲身向不打詛語；二書雖非原本，英雄兒女，諒不虛也。岳將軍能克己成人，為人所難為。容齊者，岳侯之別字也。

不晤環奇英麗之姿，惘惘然不懌！流年似水，忽忽又數閱寒暑；路途遙遠，事務殷繁，不覺久隔消息；眷眷我心，未嘗一日去諸懷。夢寐中時，時恍見燕語鶯聲，花容月貌，雖傾國傾城，不能比喻。近年來魚稀雁杳，或因沈魚落雁之手度，有以使之然耶？

馮生來，得手書，欣閱之餘，情文兼備，巾幗英雄，鷄羣鶴立，紅玉紅拂，差可比擬。吾因軍事倥傯，不遑啓處人之好，我未能無情，但我未敢自比蘄王。然衛公紅拂之佳事，吾自願以虬髯任之；於汝意云何？

馮生奇才，不在衛公之下，他日功業，或能居我之上；軍中之事，頗資盡籌，相得恨晚！本當奏保特用，惟其意仍思由科第登庸，只得從其志；並馳書當道，爲之揄揚；偷捷南宮，則才子美人，奇緣巧合，自是一段佳話；勿以女兒常態，致失前緣。余以愛卿者愛馮生，卽是愛才若渴也。今因馮生宮車北上，

手書報卿用達拳拳；餘由馮生面罄。風便佇聞鵲音，並祝鴻案！馮生倘不如意，仍盼闌後回軍，藉賴勳勤。燕雲在望，神與俱馳；環珮聲遙，瓊瑤意遠！軍中筆札不具，聊以達意，容齊手報。

不看見你俊俏美麗的風姿，心裏快快地不快樂。像水般流的年頭，忽忽地已經過了好幾年。路途很是遙遠，事務又很殷繁，不覺消息隔絕長久了。我眷愛你的心神，未曾有一天去了胸懷；就是在寤寐裏，也時時恍惚見你的燕語鶯聲花容月貌。雖是傾了國傾了城，也不能比喻啊。近年來魚稀雁杳的沒有信息；或者是因爲你沉魚落雁的丰度，有以使之這樣的麼？

馮生來，接到你的信，歡喜地看完之後，覺得情文兩全。『巾幗英雄』、『鷄羣鶴立』、『紅玉紅拂』都可以比喻你。我因爲軍事很忙碌，沒有點兒空時間，你的歡喜我，我未能沒有愛心，但是我不敢自比蘄王。然而衛公和紅拂的佳事，我自然很願以虬髯自任，在你的意下怎樣呢？

馮生的奇才，不在衛公之下，將來的功名事業，或是能在我之上；軍中的事情，頗多他的籌畫，相得真恨晚了！本當把他保奏上去委任，但是他的意思仍想從科第登庸，這樣只得從他自

己的意志；我並且寫信給當局爲他揄揚；倘若他撻了兩宮，那末才子佳人，奇緣巧合，從此是一段佳話；你勿要以女兒的常態，致失却了前緣呢。我以愛你的態度去愛馮生就，是愛才若渴的意思呵。

現在因爲馮生北上去會試，我順便寫了這信給你，聊以達我心裏拳拳的意思，其餘由馮生隨面告訴你。你有便時，我立待着聽你的回音。並祝你的鴻案，馮生倘若仍是不得意，我希望他仍回到軍中來。籍賴他勸助一切。雲兒在天上浮，我的神與具馳了；環珮的聲音很遠，我的意思也遠了；軍中的筆札不具備，不過將此以達我的意思而已。

盧氏寄錢東書

按盧氏小字元素，爲錢東繼室；東曾與維揚，與王夢樞大史交厚，此當在東北湧時，盧氏所寄。王雲仙司馬，爲夢樞後裔，知錢盧家事甚悉。此書爲雲仙所藏，出以見視，雲仙並云：舊尙有錢東書，情迭經離亂不可覓矣。

去歲冬月，西上汴梁；今已籬菊黃矣！計別來已九度月圓，人猶未返。最驚心者：在暮春之時，道途忽梗，音訊不通，兩月之久；彼時之情，真覺無可奈何！

厥後又聞君在津沽勾留逆旅，爲病魔所擾，客中孤寐，且復臥病，無人調護，如何將息耶？昨復得手書云：「一月內由津至都，復過返津門，席不暇煖，又受保定之聘，三旬之間，舟身僕僕，草草勞人。」以君孱弱之質，病後亦未嘗調養，風霜勞碌，豈能勝跋涉之苦？祇以家貧子幼，致使君饑趨出走，飽嘗霜橋人迹，月店鷄聲之况味。不知近狀何如？身體當健勝否？主賓尙融洽否？眠食均安適否？深以爲念。

妾自春間懸懸至今，臨風盼信，對月懷人！每到夜深，候小女兒睡熟，獨自倚枕，向一穗孤燈，悽悽切切地想，悲悲惻惻地落淚！念君在客，怎得如妾夜夜傷心？若使君在家見妾，又不知如何疼惜？常憶起與君結褵時，及數載繾綣之情，所謂閨中之事，有甚於畫眉者。五更時，恍惚睡去，似與君共倚枕上，喁喁私語。一時又似迎君門外，握手珍重，道一向相思，恨君亦復怨君。一

時又似再與君別，含悲忍淚，相對無語；君慰妾曰：「暫時離別，春秋佳節，便賦歸與！」然相對握手，半日猶不捨分別。又似兒女牽衣，呼爺喚母，一段悽惻情懷，尤使妾不忍復覩。忽聽阿瑞哭喊道：「娘，怎麼爺又去了！」妾驚而視之，方知是在夢中；不知是醒是睡。因恨成癡，轉悲作想，夢魂顛倒，遂至生此幻相耳！君亦常有夢到家否耶！

暮春之後，君來書，便說六七月間，可以移家北上；後又得書云：「中秋節前南歸。」妾便日攜兒女，倚門而望，不意望眼將穿，尚無消息！空帷獨掩，惟與兒女淚眼相看；此境此情，實不欲告君，恐添君愁悶也。今又到節近重陽，轉令雁信沉沉，魚音杳杳，恐行人已在途耶！抑洪喬不作寄書郵，以致浮沉耶？均不足慮，但恐君又爲病損，用是深以爲憂。

近來衣服釵環，典質已罄，羅雀掘鼠，張羅無門。自入秋以來，神思懨懨，

支持無力，病已深矣！親鄰間猶以不入耳之言，動加姍笑，尤令人悲！固知君心堅志定，絕不以綺情相牽戀；但以人情而論，孤客行蹤，無可排遣，或亦呼朋嘯侶，問柳尋花，偶然一賦閒情，聊以抒其鬱抱。况烟視媚行，不過空相，夢幻泡影，作如是觀！第念君綺才藻慮，未免有情；竊恐一失足成千古恨，此恨綿綿無盡期。

迴憶芍藥欄深，芙蓉帳掩，鸚鵡比翼，燕燕于飛。而今共命迦陵，變作分飛蝴蝶，遠隔天涯；尙有翠眉蹙蹙，黃口嗷嗷，可憐蟲或縈君念。相思味只教妾嘗，有情人當不如是癡心者何以處之？

鄭先生今已解館，兒子輩就傅，亦無此筆錢；只好從妾燈前，教其溫習課業。妾十指均裂，心血已枯，而彭家債務，頻頻催索，伊將全家到鄉裏去。妾維持無術，應付已窮，首如飛蓬，以如飄絮！日月如流，涼風正厲，盼信信不至。

盼君君不歸。燈下書此，只覺紙短言長，不能盡其萬一！

去年冬天的時候，你向西去到了河南，現在已是籬下菊花黃的秋天了。算計起來，我們分別得已經九個月了，你還沒有回來。最使我吃驚的：在春天將完的時候，道途受了阻礙，和你音訊不通，有兩個月之久了；那個時候的情形，真是覺得無可奈何！

後來又聽得你在天津，勾留在旅館裏，爲病魔所侵擾；在作客他鄉的人，本是很孤寂，又且生起病來，沒有個人調護，你是如何將息將息呢？昨天又接到你的信說：「一個月裏從天津到京都裏，又回到天津，坐席煖也不煖，又接到保定的聘任，三十天裏舟車僕僕，草草的勞人。」啊！你孱弱的體質，生了病以後也未會調養？風吹霜經呀多麼勞碌，你這樣的體質豈能受得起這些苦麼？祇因爲家境貧寒，兒子年紀小，致於你爲了要免飢餓而到外邊去，飽嘗那些「霜橋人迹月店鷄聲」的况味，不曉得你的近狀怎樣！身體可康健麼？和主人家尙融洽麼？眠食都安適麼？我深深地在紀念着。

我從春天懸念到現在，臨風盼你的信息，對月想起你的人，每每到了夜深的時候，待小兒女們都睡熟了，獨自倚着枕，對着孤燈，淒淒切切地想，悲悲惻惻地落淚，想你在外鄉地方，怎麼

會得知我夜夜的傷心呢？若使你在家裏看見這般情形，又不知要怎樣的痛惜呢？有時想起和你結婚的時候，以及好幾年繾綣的恩情，以謂閨中的事情有過於畫眉的。到五更時候，恍惚睡去了，像和你共倚着枕頭上，喁喁底談私話。一時又像在門外迎接你，珍重地握着手道：「一向的相思，我恨了你，又怨了你。一時又像再和你分別了，含着悲哀忍着淚兒，面對面的說不出一句話來；你安慰我說道：『暫時的離別，到春天秋天我就會轉來呢。』但我們握着手半天，還捨不得分別。又好像兒女牽着衣角，呼爺呼母，一段悽悽惻惻的情懷，尤其使我不忍再見。忽然聽得阿瑞喊道：『娘，怎麼爺又去了？』我驚醒而看看，才曉得是在做夢，啊，不知還是醒的還是睡着了。因為心中恨了，就成癡，心裏悲哀便要想：原來是夢魂顛倒，便至於生出這種幻相呢。你可是也常有夢着回到家裏來麼？」

春天將完的時候，你的來信說：「六七月裏把全家搬到北方去。」後來又接着你的信說：「中秋節以前回到南方來。」我便天天攜着兒女，倚在門口望着。不意望眼將穿，尚沒有消息。我沒精打采的，只好空幃獨掩，只有和女兒們淚眼相看，這種情形這種境地，我實在不願告訴你，恐怕添了你的愁悶。現在又是快到重陽節了，轉弄得雁信沉沉，魚音杳杳的，毫無消息，一定

你已經在路上行着了麼？還是郵寄不便，以致把信遺失了麼？這種都不足憂慮，但是只恐怕你又是生病了呀，所以我切地憂愁着呢。

近來我把衣服首飾都典當已盡了，羅雀掘鼠的真無法可想。自從到了秋天以來我神情懨懨然的難以支持，毛病已經深了呢。親戚近鄰還要用那些不入耳的話來嫻笑我，這尤其是使人感受着悲哀的呢。我固然曉得你心堅志定，絕端不會受綺情相牽戀的，但是以人情論起來，孤獨的人在外鄉，沒有甚麼可以排遣，或者也要叫些朋友，走到花柳路上去，偶然的消消閒情，聊以抒抒憂鬱的胸襟。況且那些花巷裏的人烟視媚行，不過是一種空幻的形相，只好「作如是觀」而已。祇是我想到你這樣好的才學，未免終也是有情；我以爲恐怕一失了足，就成爲千古的遺恨，這恨是綿綿地無盡期的呢。

回想我倆在芍藥欄深，芙蓉帳掩的時候，像鸚鵡的比翼，雙雙飛着的燕子，而現在呢，共命的迦陵鳥，變作分飛的蝴蝶了，遠遠隔着天地。可是還有眉頭蹙蹙的我和黃口嗷嗷的兒女的可憐人，或者要縈累你的記掛。相思的滋味只叫我一個人嘗，有情的人當然不會如是的。你怎樣處置我呢？

鄭先生現在已經解館了；爲兒子請先生，也沒這一筆錢，只好在燈下，我自己教他們溫習了。我十只手指頭也破裂了，心血也枯乾了；而彭家的債務也時時催討得很急，他們將全家回到鄉下去。我維持沒有法術，應付手段已窮。頭像個飛蓬，心像些飄絮！日月過去好似流水，涼風正厲害！盼望你的信，信不來；盼望你的人，人不歸。燈光下寫了這些，只覺得紙短言長，不能盡我許多的意思。

●曾賓谷寄妾飛燕書

按曾賓谷，乾隆間任兩淮鹽運使，有妾曰飛燕，頗知書史，能吟詠；曾在揚州時，與王夢樓太史，作題襟館小集。此書亦王雲仙所示，雲仙云：此書當是曾任滿廷引時，寄飛燕者也。

「春去無端，門掩落花深院；」此卿去年咏送春詞句。孰知此咏已寫出今日之情景，使我憶之，能無惆悵！還以質之繡閣使卿見之，又復不知如何悵觸也！

暮春首途：落花逐馬，飛絮迎船，柳絲裊晴，桃片散雨。欲賦小詩，以跋涉勞瘁，綺思頓減，竟不能成一字，心情可知。些時小別，念卿在此紅稀綠暗之

時，撫景增懷，亦復形諸吟咏。否！歸時當於曉風殘月，淺斟低唱，以洞簫和之。抵春明後，草已長鶯飛，塵埃撲面，不似江南風物清麗；一班舊雨新知，日日酒食徵逐，如山陰道上，應接不暇，卽提襟側帽之雅集，俱以爲紛擾；崇效寺之牡丹，陶然亭之草色，均已豔銷翠減。翩翩裙屐，未免疏狂，我獨黯然魂銷，傷情傷別，此意誰知？

昨得部中消息，似有遷調；果爾，必先遣香輿，將迎眷屬。惟我意江南地好，嵯務清閒，日攜佳儷，吟嘯自樂，卿亦應與同調耶？此時深院，想並落花亦無之，計與卿攜手，當在荷花深處矣。歎聚在邇，先遣僕奴，將書報慰。夏日正長，卿體素弱，幸勿以愁思瘦減腰圍，使我平添萬種離緒也。鄭重不宣！

『春去無端，門掩落花深院。』這是你去年咏的送春詞句，誰曉得這句咏已寫出現現在的情景，使我想到了，豈能不悵悵失意麼？給你看見了，又不知你有甚樣的根觸呢。

我在暮春的時候起行，那時落花像是追逐着馬兒，飛飄的柳絮好似歡迎着船隻；那柳絲、鳥晴、和桃片散雨，這種種好風景，我想賦一首小詩，因為是一路上勞苦了，文思頓然的減却，竟不能寫成一個字，我的心情可想見了。短時間的離別，我想着你在這紅稀綠暗的時候，見了這些景緻愈是加增你的愁懷，也該當又須表現於吟咏麼？我歸來的時候，當可以在曉風殘月的光景下，又可淺斟低唱了着，再以洞簫和起來。我到了春明後，已經是草兒長鶯兒飛，塵埃撲着面孔；不像江南的風物來得清鮮美麗。一班舊朋友新朋友，天天的酒食徵逐，像山陰道上應接不暇。就是如題襟側帽的雅人集會，我都以為是紛擾。崇效寺的牡丹，陶然亭的草色，都已經是黯銷翠滅的凋衰了。那些翩翩的裙屐少年，終未免有點疎狂，我呢，暗自黯然的銷魂，傷情傷別，這個意思誰知道呢？

昨天得到部中的消息，像有遷調的意思，若果成了事實了，我必定先遣轎子，將你迎來，但是我以為江南地方好，鹽務的差使很清閒，天天攜着美人吟唱着天然的快樂，你也應該和我同調麼；這時候的深院裏，想落花也是沒有了，計算起來和你攜手，當在荷花深開的時候了。歡聚的時間快近了，特先差僕人，將這書信報慰你。夏天日子真正來得長，你的體質素向孱弱的，

願你勿要以愁思瘦減了你的腰圍，使我平地添了萬種相離的愁緒，希望你鄭重不盡。

●倩雲校書致王夢樓太史書

按此書亦王雲仙示余者，雲仙雅不欲流傳，余以名士美人，皆賢不免，如朝雲之侍東坡，素變之從香山，至今膾炙人口，何必拘拘于禮法耶？且此姬，語整情真風塵中殊不多觀，亦可以風矣。

送別秦淮之上，正當豔陽之時，舞衫歌扇，羣花四圍，名士美人，羣賢畢至；一時學士乘醉吟詩曰：「我醉欲眠君且去。」酒闌人散後，儂亦不勝情。遂留髡送客，垂帳移燈，爲賦「今夕何夕，夜如何其」之詩，分別以來，此情時時入我夢中。臨行謂我卽有佳音，不料數月至今，青鸞音杳，消息沉沉。北雁南飛，雖無隻字，每向都門歸客問之，知與不知，都能道我學士近狀。因知起居佳勝，稍覺慰儂思慕之念，但是自春至秋，離懷耿耿，又到雙星渡河之夕，斷無夙夜抱衾之時。李商隱詩有云：「一寸相思一寸灰，真可爲儂咏也。」

別後酒邊歌底，曲意周旋，聊遂假母之心，實非賤妾之願；此中苦况，惟有天知。妾以風塵賤質，不合比偶金馬玉堂人！鍾情人當不忍爲之。抑又思之南朝金粉，已如見慣司空，而北地胭脂，容或移情學士。更想畫眉郎日在左右，傷心者別有天涯，此則儂之盼念甚深，不禁言之過慮也。以學士心許在前，或不至棄置於後。天邊地角，不辭千里之遙，水驛山程，豈有萬重之隔！儂心已決，月下相逢，亦祇在朝夕間耳！身未登程，神已先往。不盡一一！

在秦淮河上送別你，正是豔陽天氣的時候；那時候舞衫歌扇，四面都是如花般的女人，名士美人，以及許多賢人都到了。忽然你乘着醉吟起詩來道：『我醉欲眠君且去。』酒吃過了人都散了，我有點耐不住風情，就留了你送了客人，放下帳子移過燈兒，和你賦着『今夕何夕？夜如何其！』的詩。分別以來這些情景時時撞進我的夢中。你臨行的時候，對我說就會有信的。不想過了幾個月到現在，仍是音信沒有消息沉沉。你的信寄給我，雖然一個字也沒看見，但是我每次向着京都地方回來的客人，詢問起你，他們都能夠知道你的近狀，因此曉得你起居都安

好，稍爲可覺得慰我思慕的念頭。但是從春天到秋天，別離的胸懷耿耿地難過，現到了雙星渡河的七夕，斷斷沒有和你朝夜抱衾共枕的時候了。李商隱詩裏說「一寸相思一寸灰」，真是爲我而咏呢。

分別之後，在酒席間唱歌時，曲意的和那些客人周旋，聊以依依假母的心意。實在不是我的所願；這裏面的苦楚情況，惟有天知道的。豈難道以我是風塵賤質的人，不合和你金馬玉堂人配偶麼？這是我情的人當然不忍相做的。還是你以爲南方的女人已像見慣的司空一般；而北方的女人，或者是種情到你身上了。你有畫眉郎天天在左右，不知我傷心的人別有一種天地；這是我的深深的盼念，不覺言之過慮了！以你心許在前，或者不至棄置於我在後。天邊地角，我不怕千里路程的遠；水路山程，豈有萬重的隔礙嗎？我的心已經決定了，在月下相會，也祇在朝夜間啊。身子沒有起行，心神已經先去了。寫不完許多！

●王夢樓太史答倩雲書

雲仙什襲此書，不輒示人；以余至交，得觀函笈，字跡端麗，爲太史少太之作云。

秦淮河舫，畫槳輕移，中有一人，溫溫如玉。此非我與倩雲初見時耶？

時紅粉兩行花爲四壁，競態爭妍。獨我倩雲，亭亭玉立，能教四坐粉黛無顏，羣芳減色。我見猶憐，神爲之奪！漸相親暱，獨注淳于，夜深切切，尤憐身世，素心晨夕，同此天涯。殆亦三生石上舊精魂也。

有約燈前，不辭風雨；春秋佳日，掃榻爲君。碌碌人事，稽遲油壁。雲牋見賁，倩影如兒；心長語重，一往情深。僕本恨人，江湖載酒，豈徒贏得薄倖名乎？情有所鍾，端在我輩，亦復如是。於意云何？毛詩所謂：『我心匪石，不可轉也！』一言蔽之。正擬量珠，乃聞移玉。三五之夕，人月雙圓，當是天孫下降時矣。桃葉渡邊，可買舟楫；紉蘭時節，報汝瓊瑤。縷縷情絲，一一披露。

秦淮河的船上，槳櫓輕輕地移動，裏面有一個人，溫溫和和像玉一般。這不是我和倩雲初次相見的時候麼？那時候的女人，像四面的花兒，競態爭妍；祇有我的倩雲，亭亭玉立，能教四坐上的女人們沒有顏面，減色彩，我看了更可愛，神魂給你奪去了！於是漸漸的相親暱起來，我和你多麼的親切，尤其是可憐你的身世。我倆素心晨夕的，同這個天地，倒也是三生石上的舊精

魂呢。

和你有約在燈前，不怕什麼風雨，春秋佳日，願爲你共榻。可恨忙忙碌碌的人事，稽遲着我一身！你給我的信，好像見了你的倩影；我的心弦長，我的言語重，我的縷縷深情都向你處飛。我本是一個多恨的人，在江湖上做事，豈徒在博得薄倖的名麼？情有所鍾，端在我們這些人，不是這個樣子，於心裏要怎樣呢？毛詩所說的：「我心匪石不可轉也。」一句話講完了。我正在預備金鏡迎你，現在知道你要來；那末月半夜裏，我們人也圓月也圓，當是天孫下降的時候了。桃葉渡邊，可以買舟起行；紉蘭的時節，當報你以好的信息，縷縷的情絲，一一披露給你看。

●方婉儀由母家寄羅兩峯書

按方婉儀爲羅兩峯室人，字白蓮，皖南休寧人。羅爲揚州人，善畫，常作鬼趣圖。此書似婉儀歸寧峯所寄。書存揚州王小圃處，光緒癸卯王與余在浙江武備練軍共談，因得觀之。

與君結褵數載，從無一日分離；縱未敢竊比梁孟之舉案齊眉，而相敬如賓，亦不肯讓冀上饒耕之夫婦。讀書樓中吟詩江上；君有鬼趣圖之戲作，妾有半格詩之耽吟。古人品王摩詰詩中有畫，畫中有詩；趙松雪調管夫人，

你肚皮裏有我，我肚皮裏有你；此則婉儀印諸心而縈之懷者也。

昨聞慈母有采薪之憂，婉儀久違定省，念切劬勞，暫拋枕席之愛，遞買歸甯之舟。寂寞川途，平添惆悵！幸布帆無恙，已於月杪安抵屯溪。計在途一月之久，有時涼風冷雨，蕭索蓬窗；亦有時值明月良宵，但獨自憑舷，終覺寡歡。又念君讀書秋夜，只有唧唧蟲聲，照人吟嘆；衾寒枕冷，飯剩羹殘，無人調護。二三知好，時或過從，藉以排遣，但孤眠滋味，甚無聊賴！此又婉儀印諸心而縈之懷者也。

老母疾雖愈，惟以母女分別久，一時不忍教妾便賦歸歎；只好割愛承歡，小作勾留。慈愛如母，自亦不肯留儂久任。嶺上梅開，歸期可卜；心懸廿四橋邊，夢繞二分明月；側身東望，意遠神馳！

我和你結構了幾年，從來沒有一天分離過，縱然未敢竊比梁鴻孟光的舉案齊眉，而各相

敬愛如賓客的神情，也不讓那昔時囊上饑耕的夫婦。讀書於樓中，吟詩在江上，你有一幅鬼戲圖的戲作，我有一首半格詩的耽吟。古時的人品評王康誥的詩中有畫，畫中有詩；趙松雪戲調管夫人，說你肚皮裏有我，我肚皮裏有你。這都是我印於心上而繫於懷問的呢。

昨天聽得母親有些疾病，我已經長久沒有去服侍他了，掛念得很，只得暫時拋棄了枕席的愛，便去趁了船歸甯。寂寞的水路，平添了許多失意的惆悵！所幸布帆無恙，已於月初，安安地到了屯溪。計算起來，在路上有了一月之久，有時涼風冷雨，蕭索的蓬窗；也有時明月良宵，但獨自憑着船舷，終覺得不大歡樂。又想你讀書在秋窗之下，只有唧唧的虫聲和着人們的吟嘆聲，衾寒枕冷，飯剩羹殘，都沒有調護你呢。二三知己要好的，有時常來看你，藉以遣排排遣憂愁。但是孤眠的滋味，終是無聊的呢！這又是我印在心上而繫之於懷問的呀。

老母的疾病雖然好了，但是母親和女兒分別長久了，她一時不忍教我使回來，只得離了愛而去承她老人家的歡心，稍爲再住幾天。慈愛像母親，自然也不肯留我多住的。嶺上的梅花開了，我的歸期就可定；心兒懸懸在廿四橋邊，夢裏纏繞着二分明月的景象；側着身子朝東面望望你，真是意遠神馳啊！

●綠筠致袁薌亭書

按袁薌亭風流才子，名重一時。而綠筠紅豆，則不知姓氏，當亦園中女弟子也。觀先後兩書，亦見筠豆性情，有個儻溫柔之別。薌亭何福修來？得此英皇也。綠筠書係錢塘王瑤度君示余者。

昨在雨花台，遇秦澗泉修撰談及去年夏間，平山堂拆桂與紅豆言語參商一事。澗泉言時，似以任排解居功；然和事老人，實爲倉山翁。

筠與紅豆，本是異姓姊妹，十年共處，耳鬢廝磨，衣飾易着，不啻同胞。拆桂傷指，原不過一時誤會，本無參商可言。事過情遷，筠與豆妹亦已早忘之矣。而澗泉又言：「當日之事，薌亭實處於左右做人難之勢。後來薌亭尙有書與澗泉云及此事。」因此，澗泉自有德色。然筠思此言，不足憑信。蓋彼日卽是與薌亭分袂日，瀕行並無一語及此；且書札往遠，亦無一語及此。

今以澗泉舊事重提，筠不能無耿耿。往事何堪回首！傍人尙自關心，不知薌亭果有憾於筠而不盡情相示耶？匿怨友人，君子不取。使澗泉言之果

確，則筠冒不韙之嫌，不惟無以對蕓亭，抑亦不可對紅豆。今者筠與紅豆，依然朝夕過從，終始如一。而我姊妹對於蕓亭一片情腸，亦始終如一；但不知蕓亭之於筠與紅豆，是否同牀各夢耳？木蘭花下誓言，應猶在耳，筠豈忘懷？心如皎月，明明可鑑，蕓亭！蕓亭！爾母我詐，我母爾虞，坦白其心，如是而已！

筠褊急性成，與人多忤，然於蕓亭，於紅豆，是則不然。紅豆溫柔嫵媚，我愧不如；蕓亭左右其間，應云何耶？蕓亭蘊藉人也，筠總以爲委迤太過。紅豆曾語我，以蕓亭與梁七夕之私語。當時我佯笑其癡，紅豆憤憤言曰：「妹子以肺腑相告，姊妹怎生孤負我心？」筠始慰之。卽以一端，可知筠與紅豆，形影之間，如一人也。澗泉言之歷歷，莫謂無因。此意無人細省，算只有窺簾燕子，知濃情緒如此。

昨天在雨花台，遇見秦澗泉修撰，談起去年夏天裏，平山堂拆桂花和紅豆言語中互相動

豁的事情。潤泉說來，好像他有排解的功勞；但是和事老人實是倉山翁。

我和紅豆本來是異姓姊妹，十年的同處，時刻不相離，衣服首飾大家易著易戴，好像是同胞的一樣。拆桂花傷指，不過是一時的誤會，本來無所謂勃谿可言。事過情遷，我和紅豆也是早已忘去了。然而潤泉又說：『那天的事，薌亭實處於左右兩難的地步；後來薌亭還有信給潤泉，說到這樁事情。』因此，潤泉自然有點自高的神色。但是在我想來這些話，是不足憑信的。因為那天，就是和薌亭分別的一天，臨走時你並沒有每一句話講到這事；並且信札來去，也沒有每一句話兒說到這事。

現在因為潤泉舊事重提起來，我心裏不能沒有點難過。往事何堪回首！傍人還是這樣關心！不知你真果有缺憾於我而不盡情的告訴我麼？慝怨於友人，君子人所不取的。倘使潤泉說的果然正確的，那麼我冒了不韙的嫌疑，不但無以對付你，而且也不可對付紅豆。現在我和紅豆，依然是早夜在一處，始終是要好的。我姊妹對於你的一片情腸，也是始終如一的。但不知你對我和紅豆是否是同床各做夢呢？那次木蘭花下的誓言，想來應該還在耳朵裏，我豈會忘記麼？心兒好如皎月，很明亮可以照的；薌亭，薌亭，你不要騙我呢？我是不要你憂的。坦白的心地，像

這般而已。

我褊急的性子是天生成的，與人們也多反忤的地方。然而對於你對於紅豆，倒不是這樣的。紅豆一副溫柔嫵媚的形態，我自己慚愧不能像她。你是左右都擠在當中的，應該怎樣才好？你是個蘊藉的人啦，我總以為遷就太過了。紅豆曾經對我說過你和梁七夕的私語。當時我伴笑說她發癡了，紅豆憤憤地說道：『妹子以肺腑裏的言語相告，姊姊怎生孤負我的心呀！』我才以善言安慰她。就是以這一端，可知我和紅豆，形影之間像一人一樣呢。潤泉說起來歷歷地很分明，莫說他是沒有原因的。這些意思沒有人細細省察，只有窺簾的燕子，曉得我情緒是這樣。

●紅豆致袁薌亭書

按此書爲長安閔樂熙所得。辛丑余有事長安，閑游坊肆，聞設一舊書碑帖店。此書係一丈餘長之軸，裝璜略舊，簪花小字，頗嫵媚。閔亦舊識，見余愛，便以爲贈，因編次綠筠書後。

隨園相聚，日日相從。更得共諸姊妹攜手於花間月下，吟詩作畫，撲蝶逗鶯。一時鞦韆之戲，諸姊妹均不及，因多笑呼我爲趙飛燕；以身輕腰細，可作掌上舞故。不想當日戲言，竟成讖語！

自隨母返揚州，獨居江干一小樓中，真成了可憐飛燕倚新妝之身世。在岑寂無聊之時，惟有日數征帆，目送飛鴻；膏沐無心，懨懨似病。綠姊有時相過，留連竟日，其風流豪爽，猶是當年，頗能慰我寂寞。夜間則只有一燈如豆，顧影自憐。阿母以君久無消息，又憐我獨抱相思，所以慰儂，無所不至。幸有慈母能諒我心，綠姊亦能如我願，一生豔福，惟有盼君。

去年八月送君北去，秋風容易，又是一年！僅得兩次手書，知郎君官貴，五馬粵中，薄命如儂，不知何時方能追隨左右？記得七夕之言，君云待我三年而後嫁。此言天日鑒之。儂願守三年之約，自甘澹泊，不易初心；倘不如約，我以一死繼之。儂今年十七，去七夕之約，已二年矣！豈必待滿三年君始踐約耶？不待三年即爲負約乎？

賤體素弱，加以憂思熬煎，寢食均廢。腰圍繡帶，近來已寬寸許。朝來攬

鏡自照：雲髻已改，眉黛不舒；我亦不知其故，雖極欲自解，終覺神思昏昏。欲將癡意寫入詩詞，亦無此情緒。綠姊見儂憔悴不堪，因約我與二三姊妹，向綠陰芳草作踏青之游。對此綠柳絲長，翠茵色潤，亦無非增我離懷！何能解我愁結？

夜來偶思寫一信寄君，輒不知從何說起。故年餘以來，魚沉雁杳，想君必以我爲無情，實亦不欲以此情見告，恐添君愁緒耳！此書得達，更不知在何時？盼君回音，真如望歲。神愴夢惻，不知所云！

在隨園裏和你相會，天天在一塊兒，更得和諸姊妹攜着手在花叢間，月光下吟詩畫圖，撲蝴蝶，弄鶯兒。那時打鞦韆的遊戲，諸姊妹都不可及我，因此多笑呼我做趙飛燕，因爲我身子輕，腰圍細，好像可以在掌上跳舞的緣故呢！想不到當日的戲言，竟成爲現在的讖語了。

我跟隨了母親回到揚州，獨自住在江邊一個小樓裏，真成爲「可憐飛燕倚新妝」的身世了。在岑寂無聊的時候，祇有數數來去的帆檣，看看飛翔的鴻雁，梳妝也無心思了，懶懶地像

生病了。綠姊有時到我處來，留連竟日的不離，她的風流豪爽的氣慨，還是從前的一樣，她頗能安慰我的寂寞。夜裏只有一盞像豆一般的燈光，照着自己的影子自己可憐。母親以你長久沒有消息了，又憐惜我獨抱相思的苦，所以慰我的方法，真是無所不至。幸喜得慈母能曲諒我的心，錄姊也能如我的願。但是一生世的豔福，祇有盼望在你身上。

去年八月裏送你北去，秋風真容易，到現在又是一年了！僅僅得着你二次的手書，曉得你在粵中做大官。薄命像我，不知甚麼時候才能跟隨你身邊。記得七夕那天，你說「待我三年之後再嫁人。」這話是上帝也聞見的。我願守三年的期約，自己甘願澹泊，不會變易我的初心；倘若不能夠如約，我以一個死的舉動繼續下去。我今年十七歲了；距離七夕那天的誓約，已經二年過去了。難道必定要待滿了三年你才肯實行先約麼？不到三年，就爲是負約的麼？

我的身體素向是弱的，再加憂心熬煎，寢食都忘記了。腰圍的繡帶近來寬了寸把，可見得我的身體比較的瘦了。早上拿鏡子自己照照，面貌都改過了，眉頭也縐起來了，在我自己也不知是什麼緣故。我雖很想自己排遣，但終覺得神思昏沉而已。想把一片癡意寫進詩詞裏去，也沒有這些情緒。綠姊見我很是憔悴，因此約了二三個姊妹，向着綠陰芳草的地方做踏青的游

玩。我對於這些綠色的柳條兒，翡翠般光潤的茵草，也無非是增加我的離懷而已，那能夠解我的愁結呢！

夜裏偶然想寫一封信寄給你，每每不曉得從那裏說起？所以一年多以來，連一封信都沒有，想你一定以為我是無情；實在我也不想以這情形告訴你，恐怕添了你的愁悶的心緒呢。這封信得能達到你看，更不知在什麼時候了？盼望你的回音，真像望歲一樣！我很悽惻的神魂，不知自己說點什麼？

福康安軍中寄妾書

按福康安出身貴胄，年少領兵，一種驕高之氣，不可嚮邇。字裏行間，其不學無術可知。余在北平時，得此紙于破書攤上。

領軍北征，一路苦寒；重裘不暖，美酒無溫。日間聽馬鳴簫簫，夜來更人聲寂寂，獨坐帳中，無一個美人作伴。雖兵權在握，生殺隨意，固一世之雄也；而不以為樂。富貴所自有，那似在溫柔鄉中過此一生。

昨日打一勝仗，敵人一敗塗地，我軍擄得財帛婦女不少。本欲留幾個

婦女消遣寂寞；無如檢選不出一個佳者，不是無鹽，便是夜叉。不想如此威權不能謀一佳人。恨恨！已將所有夜叉無鹽，分賞軍中立功之人；一時歡聲雷動，樂不可支。（當你支字之誤）今夜該軍官等，左抱右擁，轉使我羨慕不盡。我想起左傳上兩句話說得好：「夫子有三軍之懼，而有桑中之喜。」今夜便是內無怨女，外無狂（曠）。夫英雄兒女，皆大歡喜。我仍舊獨坐帳中，無一個美人相伴，何以爲情？

今特派哈什哈巴圖魯福喜，帶同校衛，回京將汝接到軍中。一面令固山章京，在軍門收拾三間繡房，爲汝居住。仰卽得信，尅日火速起程，慰我相思。切切此諭！

我領了兵向北去征伐，一路上辛苦寒冷得很，重重的皮衣服也不覺得暖，好好的酒也沒有點溫度。日裏聽着簫簫的馬叫；夜裏靜寂的大地一點沒有人聲；獨個人坐在帳裏，沒有一個

美人作伴侶。雖然握着兵權，生殺都隨我的心意，固然可稱是一世的英雄了；但是我還勿以為樂。富貴是我固有的，那能像在溫柔鄉裏度過一生活的快活呢。

昨天打了一次勝仗，敵人一敗塗地，我們擄得財帛婦女不少。本想留幾個女人，消消寂寞；無奈揀選不出一個好的。那些女人，不是無鹽般的醜，便是夜叉般的怕。誰想到像我這樣的威權，還不能謀一位美麗的女人。我恨極了！把那些無鹽夜叉分賞給軍中有功的人了，軍中一時歡聲雷動，我想他們的快樂真是無窮呢。今夜那些軍官等，左抱右擁的倒使我羨慕不盡。左傳上有兩句話說得好：「君子有三軍之懼，而有桑中之喜。」今夜裏便是內沒有怨女外沒有曠夫，英雄兒女非常的歡喜。我仍舊是獨個人坐在帳幕裏，沒有個美人相陪伴，何以爲情？

現在特地派哈什哈巴圖魯福喜，帶領着兵校衛士，回到京裏，把你接到軍營來。一面教固山章京，在門軍裏收拾三間繡房，給你居住。希望你得到了信，當天火速動身，慰我的相思。懇切地這樣告知你。

●和坤與妻妹書

披有清一代，王公大臣，多有韓薄不修之祕事。和坤才足濟奸，能回老頭子之心，而不能弭母夜叉之怒，事有不同也。此書在北平盜竄攤上得之。

前日下朝歸邸，見內人含淚而臥，詢之不語，解之不可；又尋妹不見，料必有一段深怨。後始由隨侍之四喜，告我以故，知爾姊妹因微言致傷手足之感，竟申申而詈；妹因此拂袖歸第。臨去時，且有「從此不上您這兒來」一語。據四喜稟稱一切情形，愚兄聞知，期期以爲不便；負手移步，輾轉籌思，不得轉環之策。如果吾妹從此不來，則我二人亦從此無見面之日。吾妹一時之怒，不顧前後之語，未免過激，使兄何以爲情！倘從此竟無見面之期，兄真當爲情死矣！

兩日以來，如有所失，茶飯無心。本擬告幾天假，而不知人痛癢之老頭子，（卽乾隆帝；坤稱其老頭子，以親暱故。）又時時刻刻不放過我。內人而且與我撇扭，也只得避開他。妹啊！我這幾天，直不是人過的日子！想起我同妹子，前些日子，還在一塊兒，朝朝尋樂，夜夜同歡，何等快活！這幾日想思滋

味，不知妹亦與我同情否？

記得夏天，吾妹出浴後，騎在玉馬之上；我一眼望去，真可謂冰肌雪膚，玉亦爲之減色。曾幾何時？此情不可復得矣！獨眠孤枕，冷冷清清，雖錦衣玉食，不能解我愁懷；一點靈犀，飛馳我妹左右。自那日吾妹歸第後，妹夫子沒有甚麼言語否？妹身體好否？

茲假內人之意，遣四喜送上餽餽兩盒，順寄此書，命其面呈妝閣。餽餽乃上用之克食，望吾妹留用。四喜爲我心腹之人，有甚麼回話，可以交待於他，必不辱命。以後俟有機會，定當設法，重會巫山神女，再晤銀漢天孫。珍重玉體！河東之吼，幸勿在意。

前天，退了朝回到公館裏，看見內人眼掛淚珠睡着，我問她她不回答，解勸她她仍是如此。我又尋你你不見了，料想這必定有一段怨情呢。後來從隨侍的四喜告訴我這個緣故，知道你

姊妹兩個因爲小事致傷了手足的感情，竟大大的相罵，你因此你拂袖回自家去了。臨走的時
候，并且有「從此不上您這兒來」一句話。據四喜稟告一切情形，我聽了後，期期的以爲不
好！背着手踱着步，轉帳的尋思，得不到一個轉圜的計策。如果你從此不來了，那末我們兩人也
從此沒有見面的日子。你一時的怒氣，不顧前後的言語，未免過於激烈了，使我怎樣爲情呢？倘
若從此竟沒有見面的時期，我真當要爲情而死呢。

這兩天以來，好像有什麼失却了，喝茶吃飯都沒有心思。本想告幾天假，而不曉得人痛癢
的我的老頭子，又時時刻刻不讓我走。內人而且和我吵鬧，也只得避開她。妹妹啊，我這幾天直
不是人過的日子！想起我和妹子，前幾天的時候，還在一塊兒，朝朝尋取快樂，夜夜同床款娛，何
等的快活呀！這幾天的相思滋味，不知妹妹也和我同樣麼？

記得有一次夏天，我的妹妹洗過澡之後，騎在玉馬的上面，我一眼望過去，真可謂是冰肌
雪膚，連那玉石也要減色。曾過得多少時候呀？這種情景想不能再得了呢！我獨個人睡在孤枕
上，冷冷清清，雖然有好衣好食，終不能解我的愁悶的胸懷；一點靈犀，飛飄在我的妹妹的左右
了。自從那天你回家去之後，妹夫可有甚麼言語麼？你的身體可好麼？

現在我假說內人的意思，差四喜送上餚餚兩盒子，順便帶給你這信，命他當面交給你。看餚餚是一樣很好的食品，望你留着。四喜是我的心腹的人，你有甚回話，可以交待於他，他定不會背你的尊命的。以後待有機會定當想個法兒，以備重和你巫山神女相會，再和你銀漢天孫相晤。望你珍惜愛重自己的身體，內人的河東之吼，盼你不要在意爲幸。

●玲官致畢秋帆書

接秋帆微時在燕京，時向各下處從像姑游。時方官開府，猶不能忘情。所謂玲官，當係秋帆最寵之一人；故不遠千里寄書贈物，以表愛情。此書亦在北平小市間所得。

尊紀至都，承賜綢緞四端，芽茶六瓶，茄楠香珠一串，金兜肚練一條，既以彰身，又復適口，亦何寵愛之深也！拜領之下，感戀難名。前歲送別蘆溝橋上，楊柳牽情，依戀尤切。當時以紅杏尙書，青蓮學士，滿座如雲，私衷不能面罄，只可心心相照。江淹別賦云：「黯然銷魂者，惟別而已矣！」若非身當其境，不知此語之真。別後歸寓，盡日無聊，兩年以來，亦常如此。祇因情意愈深，

不覺愛慕更甚。

所賜綢緞製成袍褂，時時服之，以重厚恩；芽茶雖能潤噪，而歌筵舞席，無公在坐，不忍登場；香珠金練帶在貼身，以表切膚之愛。此數物原不足重，重在我公不遺下體之一片深情耳！

玲賣笑名場，已十餘載；身世淪落，老大堪憂！龜年琵琶，無人見賞；海青箏柱，有誰知音？獨我制軍賞識在牝牡驪黃之外，自恨不能化爲雲雨以相隨，已經誤了一生，安能期之再世？如蒙始終寵幸，許我致之此身，使玲得長此追隨左右，作一個捧硯抱琴之侍史，便跳出徵歌侑酒之羅網。玲之志願在此，玲之依戀亦在此。十載京華，舊情應念，萬千人海，無處置身？凡此皆非玲之不揣冒昧之求。曩昔制軍原有白首相依之戲，倘承笑納，並無須充以專房，只盼錫以尺一之書，當卽不遠千里而至。

順維制軍，福祿榮增，公侯蓋世，以爲頌祝！臨書神往，且感且念！茲因尊紀回轅之便，敬肅燕賤，不勝屏營感禱待命之至！近聞制軍聖眷優隆，或有內陞之榮喜；則玲之事，便即可如願以償矣。不盡依依！

你的僕人到了京都，承你賜給我綢緞四匹，芽茶六瓶，茄楠香珠一串，金兜肚練一條；這幾件東西既可用以遮蔽身體，又可用以適口味。你怎麼寵愛我這樣的深切呀！我收了之後，感戀你的心真難以形容。前年送別你在蘆溝橋上，楊柳像牽住的情絲，依依戀戀尤其親切。當時以那些紅杏尙書青蓮學士，滿座似雲一般，我私下的情衷不能得和你罄談，只有心裏心心相印。江淹別賦裏說：「黯然銷魂者，惟別而已矣；」倘不是親身經歷這種境遇，不會曉得這句話的正確。分別之後我回到寓所裏，整天的覺得無聊，兩年以來也常常是這樣子。祇因爲是情意愈加深，不覺愛慕也更加切了。

你所給我的綢緞，我製成袍褂，時時刻刻穿着，以尊重你的厚恩。芽茶雖能滋潤嗓子，但是歌筵舞席上沒有你在座，我終不忍登場。香珠金練，我帶在貼身，以表示切膚的恩愛。這幾件東

西，本不足輕重。所重者在你不遺忘我的一片深情呢。

我作賣笑生涯於名利場上，已經十多年了，身世的零落，老是非常憂愁。我也無賞識的人，也沒有知音的人，獨有我可愛的制軍賞識我在衆人之外，我真自恨不能化爲雲雨相隨從你。已經誤了一生世，怎麼還能夠期望來世呢？如果蒙你始終寵幸我，允許我這個身子，使我得永久追隨你的左右，做一個捧硯抱琴的侍人，就跳出徵歌侑酒的羅網。我的志願是在這點，我的依戀也在這點。十年以來，從前的情形又重新思念起來；萬萬千千的人海中，沒有地方可以置我的身。凡這種種都是我不揣冒昧的請求。從前你原有到老相依的戲言，倘承你應納了，並不娶你寵我以專房，只盼你賜我一封信，我當即不怕千里的迢遠而到你處。

我只望你福祿榮增，公侯蓋世，我也很祝頌。臨書時，我的神魂也隨牠去了；我又感激你又想念你。現在乘你的僕人回轅的便，恭敬地寫了這封久蕪的信，我非常預備着等你的命令。近來聽到皇上待你很好，或者你有內陞的榮喜，那末我的心事，便就可以如願以償了。寫不盡我的依依的情緒！

●林佩環寄外子張船山書

按林夫人爲船山繼室，能文工詩。此書老友徐哲身得之蜀中，歸時見示。惜紙已破碎，僅餘上半耳。

船山夫子左右：妾聞南郭先生逃楚國之聘，黔婁安貧樂道，冀缺躬耕，梁鴻傭春，均能太婦廝守，不違旦夕，棄非分之榮，有唱隨之樂。心竊慕焉！自君一揮出守，五馬尊崇，貴則貴矣！其如離別何？

日月忽過，節序潛移，草本搖落，松菊猶存；撫景懷人，神飛意馳。念君才華蓋世，裙履到處逢迎；一觴一咏之間，俱有琴操朝雲輩，相與唱和，樂亦樂矣！其如離別何？君亦一思及蜀否？昔謝安未出東山，絲竹相隨，弟子在側；李_白夜宴芳園，桃李爭春，羣季滿座；此真天倫之樂敘也。何必軟紅十丈，青紫一官，始是稱豪當世耶？

數月睽離，不爲久別。然竊思膏粱富貴，未若貧賤糟糠。讀北山移文，使

人念青雲之士。林皋幸卽，田園將蕪，陌上花開，可以緩緩歸矣。（以下紙已破碎不全）

船山夫子：

我聽得從前的南郭先生逃楚國之聘，黔婁情願安貧樂道；冀缺肯躬自耕耨，梁鴻也肯甘傭椿米；這些人都能夫婦相守，不違離旦夕，棄了非分的榮耀，就有唱隨的樂處。我心中暗暗的地愛慕啊！自從你一揮出守去了，現在官做得很大，貴是貴了，怎奈離別的情緒多麼難過呢？

日月匆匆忽地過去，節序潛潛地移動，草木都衰落了，松菊還是留存着；見了景緻想起了人，神魂像是在飛飄，情緒像是在馳騁。想起你是才華蓋世的人，一般女人到處會歡迎你逢承你，一觴一咏之間，都有像琴操朝雲這輩人，相與唱和着，樂是樂極了，怎奈離別的多麼難過呢！你也還思及我麼？昔時謝安未曾出東山，就有絲竹相隨弟子在側的樂；李白夜宴芳園，就有桃李爭春羣季滿座的樂；這種真是天倫的樂絃了。何必要在軟紅十丈青紫一官上，才算足稱豪於當世呢？

幾個月的睽離，不算是長久的分別；但是暗想起膏粱富貴的情形，終不如貧殘糟糠的好；讀了北山移文，使我想起青雲路上的士人，高位是幸算得到了，田園也將要荒蕪了！陌上的花開了，你也可以緩緩的歸來了。

●張船山致林佩環書

按此書似非答前書者之語意，當另是一書。亦哲身所示。

暮春送君歸甯後，有持古硯來求售者：上鐫有荷花一池，池內雙鴛；一雌者半翔，而以頸回顧其雄；雄者則方在水面雙翅拍拍，欲飛之勢。其背有銘曰：「鴛鴦於飛，同宿同歸。有時頡頏，廻翔依依。」其上題「鴛鴦硯」三字，八分隸書，法甚卽佳。卽銘字一筆行草，頗有趙董之法；而未署名氏。硯質亦頗不惡，因愛其纏綿瑰麗，以價得之。並作小詩四首以紀其事。手書報君，俟君歸時，相與共賞於清風明月夜時也。買舟遺婢，奉迓瓊軒，幸勿遲遲勞我延紉！

春天將終的時候，送你去歸甯父母之後，有拿了古硯來求售的，硯上鐫着一個荷花池，池裏有一對鴛鴦：一只雌的在半翔，而以牠的頸回顧那只雄的；那只雄的呢，正在水面上兩翅拍地欲飛的姿勢。硯的背上有銘說：「鴛鴦于飛，同宿同歸，有時頡頏，迴翔依依。」上面又題着「鴛鴦硯」三個字，八分隸書筆法很好，就是銘字一筆行草，頗有趙孟頫的筆法，而未嘗署過名氏。硯的質地也頗不惡，我因愛這硯的纏綿綺麗，就給了價銀買來了，並且做小詩四首，以記這樁事情。特寫信告知你，待你轉來了，便和你共同賞玩這東西在清風明月的夜裏。現在僱了船隻，差了婢僕，去奉迎你轉來，幸望你勿要遲遲，害勞我立着等呢！

●名妓藥枝致劉石菴書

按藥枝天津楊柳清妓也。劉石菴過津遇之，頗屬意，此當是微時事。書無年月，不知何時所致？津門于叔宋編修人，與劉為親誼，嘗知其事；此書為子編修所藏，未當輕示。詞雖非佳，情則可憐云爾。

津門一見，懸念至今！比時相公會以兩首詩寫在扇上相贈。紅燈深屋之間，綠樹濃陰之下，時時相從，避却他人，攜手凭肩，兩人私語，記得相公會有一甘與同夢一語。感深情厚，無以復加！那知盛會難再，一轉眼間，君又

有事東歸，直到而今，都無消息！

後聞相公大魁天下，未幾復開坊晉秩，一時功名，不可限量！以舊時月下私言，今日名副其實；私心自揣，必有青鳥書來，不能再教紅顏悲傷命薄也。不料春去秋來，年深日久，望眼已穿，信音斷絕，燈花鵲報，總是成空。

妾流落風塵，算來八載，幸假母相待尚厚，儂亦爲伊賺得數萬金錢，不愁溫飽。儂因君情甚厚，不忍負同夢之言，故已向假母自將身子贖出，脫離羈絆，還我本來。今已在紫竹林，賣屋數椽，閉門謝客，惟日日栽花種竹，焚香看書，靜以待君。因妾以俗眼觀君，早知有今日之貴，執知命不如人，竟爲人所棄置如此！然妾明知相公日日伴君，自以國事爲重，不遑念及天涯淪落之人，並不敢怨君而恨君，仍在盼君而待君。

近來容色憔悴，年齒日增。「女爲悅己者榮」，色已漸衰，豈得再求人

悅！日惟將詩扇，返復吟哦。此時望君之情，情深似海！待君之日，以日爲年！君一年不至，待之一年；十年不至，待之十年；十年以後，妾亦老矣！則祇有事佛長齋，了此一生，修到他生，好還綺債。此生已矣！知己之感，或恐君尙未知；縷述數行，以攄誠悃。嗟乎！杜鵑啼血，嗚咽已成聲！孔雀南非，徘徊何辭歧路！情長紙短，相公珍重，賤妾無狀。

天津和你見面以後，我的心一直懸念到現在。那時候你曾經以兩首詩寫在扇子上贈給我。我在那綠樹濃陰之下，以及紅燈深屋之間，時時和你相從；避却了他人，和你攜手並肩的兩人私語。記得你曾經有『甘與同夢』的一句話。你的恩感的深情意的厚，真是沒有再過的了！但是誰料到盛會難再，一轉眼間的時候，你又有別事向東去了；直到現在，一點也沒有消息。

後來聽得你做了很大的官了，沒有多時又開坊晉秩，一時的功名，直是不可限量。以你昔時在月下的私語，現在已經是名副其實了；我的心弦上暗暗地在揣測，想你一定會有安慰我的書信飛來，不再教我這個紅顏的人自己感傷薄命了。不料春去秋來的循環着的時光，已經

過了多年多月了，我望眼已穿了，音訊仍是這般的斷絕。說甚燈花鵲報的現兆，都是成爲空想罷了。

我流落在風塵裏，算來已有八個年頭；好得假母待我還厚善，我呢，也給她賺了數萬金錢，他也不必憂吃愁穿。我因爲你對我的情愛濃，不忍相違背你的同夢之言，所以已經向假母將自己的身體贖出，從此就脫離了這羈絆，還我的本來面目。現在已在紫竹林，買幾間房子，我要閉門謝客，天天栽花種竹，焚香看書的捱過日子，靜靜底待着你。因爲從前我以一雙俗眼觀察你，早已料知你今天的貴顯。誰知我是命不如人的，竟給人家所棄置了到這個樣子！但是我明知你天天誦着君王，自然以國事爲重，沒有時間去想到天涯淪落的人。我並不敢怨你而恨你，我仍是在盼望你而等待你。

我近來面容上很是憔悴，年紀也一年年的增加了。人說「女爲悅己者容」，我色已漸衰，豈還想再求別人來歡悅麼？天天只有將你給我的詩扇，返復地吟誦。這時候望你的情呀，好似海一般的深，等着你的日子呀，好似年一般的難。你一年不到，我等你一年；你十年不到，等你十年；十年以後呢，我也老了，那末我祇有念佛吃長素了，以了這一個生世，修行到來世，好還這筆

綺債。這生世便算完了！知己的恩情，或是恐怕你還沒有明瞭，縷縷的寫了這幾行，以表表我的一片真悃。呀！聽杜鵑啼血，使我嗚咽的不成聲音了！看孔雀南飛，教我徘徊於歧路之中了！情長紙短，望你要珍重自己！我是沒有樣子的放肆了。

●三姑娘上乾隆帝書

按三姑娘者，北京名妓；王公大臣，充與往還，乾隆亦微服宿其家。三姑娘粗能文字，交際一時豪貴，官吏多出其門。貝勒載溥，得此書于打鼓担上；紙色粗糙，字迹潦草，似係稿紙，洵秘甚之。

奴才三姑娘跪請皇帝聖安！伏惟奴才風塵下賤，草舍寒門，荷蒙臨幸，得侍枕席，褻瀆聖躬，死罪死罪！是一主難遇之幸事，千古難逢之殊恩，雨露自天，肝腦塗地！記得有一夜，奴才睡至朦朧，忽見天降金龍，纏繞身體；正在驚駭萬分，醒來却是一夢，心忡忡不已。次日便得邀天眷，恩賜歡娛，私心慶幸，實無涯涘。

從前聽戲，妾嘗聞有正德皇帝遇李鳳姐一事，以爲是戲。今日奴才及身當之。古時如唐之楊貴妃，明皇有長生殿之誓；宋之李師師，道君有南鄉子之詞；一時佳話，留傳至今，而皆不及我親愛皇帝之與奴才之恩深如海也。受恩已深，何敢切切以事干冒聖聽，自貽罪咎。事有急於燃眉，不得不跪求聖上作主，奴才之身，已歸皇上，則一肢一體，都是我皇上的，不敢許人。因近有蒙古達王爺，於端陽日到奴才寒舍，要奴才設宴荷榭，也想學那浮瓜沉李，雪藕調冰之韵事，幾受其強暴。奴才既不肯相從，該王鬧了一場笑話。未幾，便時時有些老婆子，至奴才家，替奴才說親事，定婚姻。奴才心疑之，問其門第，初不肯承，再四逼問，方直說是王爺之命。奴才便以閉門羹享之，若輩始悻悻而去。奴才私心惴惴，不得主意，因想到別處去避他些時，方在屏當動身之時，不料有九門提督，來到寒舍，一進門就說：「姑娘大喜。」那一

副涎皮厚臉討厭的神氣，委實難看！奴才就知還是那一件事，便以冷眼對之。該提督果然坐下就說：「達王怎麼有勢利，怎麼有錢，又是甚麼多情啊，愛奴才吃不下飯去啊！」總是些不入耳之言，來相勸勉。奴才當即對他決絕的說：「我一輩子不嫁人。」該提督亦動了氣，就叫進他手下一班狐羣狗黨，那知他先已預備帶下的綵禮，一時他那些爪牙搬進綵禮，強攔下，並說：「不怕你不答應，三日內就要娶親。」說完就帶了人走了。

今日已過了一日，奴才正在心灼如焚，憂思將病，恰好劉總管至，奉命齎到上用克食一盒，稱是皇上思賜。奴才當即扶病更衣，沐手焚香，望闕跪領聖賜，叩謝天恩。伏念我皇上待奴才恩重如山，雖在萬幾之暇，猶將奴才念茲在茲，盡奴才之一身，未足言報。無奈一二日內，奴才一肢一體，便不是我皇上所有矣！雖欲致身於我主，其可得乎？我皇上如念歡愛之情，望速賜

聖斷，與奴才作主。奴才心慌意亂，言詞恐有不到之處，萬乞我皇上披覽後，原情宥罪。餘請劉總管代奏，並謝賞賜，恭請聖安！

奴才三姑娘跪請皇帝的聖安！每想我呀，我是個風塵中下賤的人，在草舍寒門裏，荷蒙你皇上臨幸，得服侍你的枕席，褻瀆你的聖躬，真該死罪死罪！這是我一生世難得遇到的喜事，千古難得逢着的特恩，天降我的雨露，我真要至肝腦塗地了。記得有一夜，我剛睡到雙眼朦朧的時候，忽然見天上飛來一條金龍，纏繞我的身體，正在驚駭萬分，醒過來却是一個夢，心裏怦怦的跳過不住。第二天便得着你皇上的眷顧，恩賜和我歡娛，暗暗的心裏的慶幸，實是沒有止境的。從前曾經聽得唱戲的，有正德皇帝遇着李鳳姐一事，我以為是戲；今天奴才真自身當過的了。古時像唐朝的楊貴妃，明皇和她有長生殿的誓約；宋朝的李師師，道君和她有南鄉子的詞；那時裏的佳話，留傳到現在。但是他們都不及我親愛皇帝，和我的恩情深如海呢！我受你的恩已深，那裏敢再以別的事情干冒你的聖聽，自貽罪咎呢。但是事情有急于燃眉，不得不跪求你皇上作主：奴才的身子，已經歸給皇上，那末我的一肢一脾，都是皇上的，我就不敢應許別人。

因爲近來有個蒙古達王爺在端陽日到奴才的家裏，要奴才設酒席陪他，他也想學那些浮瓜沉李呀，稱雪調冰呀的韻事，我險些兒真果受了他的強暴。奴才既然不肯從他，那個王爺便鬧了一場笑話。沒有過得多時，就時時有些老婆子，到奴才家裏，替奴才說親事定婚姻。奴才心裏有些疑惑她，問問他的門第，初時不肯承認，再四的逼問，才直說是王爺的命令。奴才就請她一碗「閉門羹」回絕了，他們才恨恨的回去了。奴才心裏暗暗地揣揣地不得主意。因此想到別地方去躲避，剛在屏當一切要動身的時候，不料有個九門提督，來到寒舍，一進門就說：「姑娘大喜！」那一副戲皮厚臉討厭的神氣，委實難看。奴才就料到還是爲那樁事情，便以冷眼對付他。這個提督果然坐下就說：「達王怎麼有勢利，怎麼有錢，又是甚麼多情啊！愛奴才吃不下飯去啊！」總是不堪入耳的話來勸我。奴才當即對他決絕的說：「我一輩子不嫁人。」這個提督他動了氣，就叫進他手下一班狐羣狗黨，誰知道他先已預備帶下的綵禮了，一時裏他那些爪牙把綵禮搬進來，強要放在我家，並且說：「不怕你不答應，三日內，就要娶親。」說完就帶了人走了。

今天已經過了一天，奴才的心裏正在焦灼似焚，憂憂愁愁的得了病，恰好劉總管到了，奉

命帶來皇上用的克食一盒，說是皇上恩賜的。奴才當即扶着病體更衣，洗過手焚着香，望闕跪領聖賜，叩謝天恩。想起我皇上待奴才，恩德重如山，雖然在顧慮國事以外的空時，還將奴才掛在心頭，就是盡把奴才的身子給皇上，也未能講到不報個字呢！但奈何一二天之內，奴才的一肢，便不是我皇上所有了。雖是我要把身子許皇上，可還能做得到麼？我皇上倘是看在愛情分上，希望你速賜聖斷，爲奴才作主。奴才是心慌意亂，官詞中恐有不到處，萬求我皇上披閱後，原諒我的情，寬恕我的罪。其餘請劉總管代表。並謝謝賞賜，恭恭地請你的聖安！

●金鑾致提督楊遇春書

按金鑾不知何許人書。書中名金鑾，以意揣之，常曾入楊遇春幕府。所譽郭十娘，情致纏綿，似以黃衫客楊公爲之。此一篇書，係駱容箋駁所藏，駱蜀人，其先人曾在楊公幕者。

麾下以不可一世之材，立萬世千秋之業；上繫人主之知，下慰蒼生之望，匪氣克靖，川楚枚平；特典酬庸，殊恩晉爵。

薄海人村，羅而致之幕下者，咸得揚眉吐氣，激昂青雲。如鑾竹頭木屑，

亦得逢大匠，便爲有用之材。頻年從磨下日在戎行，馬上草檄，蠻烟障霧，備歷艱辛，因染疾病，以致未竟全功。南山歸臥，尙勞軫念，時錫尺書，以相慰藉；抑何感人之深！惟鑿之疾病，別有傷心。事急燃眉，不得不爲磨下陳之；而冀磨下有以極溺海之沉淪，發之衽席之上。磨下夙昔具振淹出滯之熱誠，且於鑿有一日之雅，幸垂譽焉！

郭十娘者，楚中名產；幼遭家難，遂輾轉流入風塵，豔幟高張於漢皋江上；香名早著，才華蓋世；不僅以工吟咏，賦閒情，擅其長。一時江左名流，傾蓋輸忱者無虛日。而十娘咸以若輩之揮霍，土苴視之，不置一顧。鑿江上養病，聞其名，偶偕友人訪之，一見傾心，相得恨晚。由是情意日密，遂訂終身。人皆忌之，多方離間於其假母；其假母因促我以千金，爲十娘脫籍。鑿貧士也！旅棹又復蕭澀難堪，亦復置之。而十娘則一腔幽怨，異常悽楚。鑿亦只有相對

汎瀾，徒嗟荷荷而已！十娘以不能委身於鑾，又爲巨紳富商所黷，鬱鬱不得志，遽嬰疾。鑾偶一走談，輒握手不忍棄去！是情獨有所鍾。鑾既失意情場，亦因此夙疾未瘳，又增感痛，遂亦懨懨病逾深矣！十娘聞鑾病狀，初尙能遣婢致物相問訊。嗣爲其假母所聞，音問遂不能通。此鑾近日一段纏綿悱惻，不能遂之情。命也！非病也！

今縷縷爲麾下陳之，上淆清聽，罪應萬死！麾下柱石之重，朝野所倚，勿以一念憐才，爲鑾一身而縈心曲。嗟夫！青鳥使不在人間，只恨蓬山遠隔！黃衫客難逢今世，任從紅粉飄零！獨熱心香，祝君侯壽考；進頌手扎，嘆下走緣慳。扶病搗詞，心愴意結，臨書拜手，不知所云！

你將軍呀，抱負着不可一世的良材，爲國家樹立萬世千秋的基業。上面得着君主的知遇，下面可慰人民的渴望，匪氛都能綏靖，川楚都能安平。正該要受皇上的特典，酬庸殊因晉爵呢！

世上的人材羅致在你的幕下的，皆得能揚眉吐氣，激激昂昂地在青雲路上得志。像我是竹頭木屑樣的人，也得能遇着你大匠的改造，便變爲有用的材料。連年以來隨從你將軍，天天在軍營裏，那馬上草檄呀，蠻烟障霧呀，嘗歷過許多的辛苦；因此，便染了疾病以致未竟全功。我這鄉辭職的事，還勞你掛念，時常寫信來慰藉我，你怎麼感人這樣的深呀！

但是，我的疾病，是別有傷心之處的；事情已經急得要燃眉，我也不得不向你陳說了。我希望你有法拯救我溺海沉淪的人，能把我登在衽席之上。想你將軍是早早有振淹出滯的熱誠的，且和我也有一日之雅的交流，希望你的垂管吧！

郭十娘是一個楚中的名產，幼年時候遭了家難，就轉輾流入了風塵路上。她的艷幟高張在漢陽江上，她的香名早已很聞著了；她的才學也是蓋世無雙的，不但僅僅能工於吟咏，而風聞情尤其是她所擅長。一時裏長江以東的名流人物，都去向她輸熱忱是沒有一天空的。然而十娘都以爲他們的揮霍，當作泥土一般的看待，實不願值得去一顧。我在漢陽養病的時候，聽得她的名聲，偶然之間同朋友去訪問她，一見之後就很傾心，相得真恨太晚了。從此之後，我們倆的情愛漸漸濃密起來，就訂了終身之約。人們都有些妬忌，在她假母而上多方的離間我們，因

此她的假母要我以千金才肯結下娘脫籍。我是個貧窮的士人，在客途中又是蕭澀難堪的沒有金錢，也只得把這事攔起了。然而十娘的滿腔幽怨，非常的淒楚，我也只有相對哭泣，徒嘆荷荷而已！十娘因為不能委託身子給我，又為那些神富巨商們所黜，因此鬱鬱地不得志，遽然就生病了。我有時候偶然的到她那裏談談，她就握着我的手，不忍放去，這是情苗獨有所種的現象。我既已失意在情場裏，也因此未曾痊癒的夙疾，又增了一陣感痛，也就慊慊地病得愈加深了。十娘得知了我的病狀，起初的時候，還能夠差了婢女拿了東西來看我，後來，為她的假母所綿阻，音問就不能相通。這是我近來的一段纏梗悱惻不能遂心的情形。是我的命呢！並非是病呀！

現在我縷縷地在你將軍座前陳述，有淆亂你的清聽，罪應萬死！你將軍在國家是柱石般的重要人物，是朝野所倚賴的，勿以一念憐才，為我一身而繫纏你的心曲。呀！青鳥使不在人間，只恨着蓬山遠隔萬重，黃衫客難逢今世，只有任從那紅粉去飄零了！我熱着一瓣心香恭祝你君侯壽考！在遠遠地通信嘆我們的緣慳！扶着病寫信，心下多情涼，情意多結鬱，臨書拜手，不知說些甚麼？

封面
前言
目录
卷上

吴三桂与陈圆圆书
多尔袞与顺治太后书
顺治太后答洪承畴书
董小宛临入清宫致冒辟疆书
柳如是寄钱牧斋书
豫亲王与白门老妓书
顾横波中途致龚芝麓书
黄石谷与妻书
周若兰女史寄石涛和尚书
鳌拜与某旗女郎书
某旗女复鳌拜书
白泰官与妻书
毛西河妻与妾倩鬢书
倩鬢答西河妻书
吕晚娘留书别某生
蜀妓翠环与邬先生书
邬先生复翠环书
年羹尧责所欢负心书
侠妓卞红儿致岳钟琪书
岳钟琪报侠妓红儿书
庐氏寄钱东书
曾宾谷寄妾飞燕书
倩云校书致王梦楼太史书

方婉仪由母家寄罗两峰书
绿筠致袁芑亭书
红豆致袁芑亭书
福康安军中寄妾书
和坤与妻妹书
玲官致毕秋帆书
林佩环寄外子张船山书
张船山致林佩环书
名妓药枝致刘石庵书
三姑娘上乾隆帝书
金銮致提督杨遇春书

卷下

杨遇春报金柳门书
蕙官寄铁梅庵书
陈芸楣制军致侠妓小红书
成亲王与女冠净莲书
净莲答成亲王书
秦淮妓绮霞致陈梦生书
纫蕙楼主人致林则徐书
章午桥总镇寄内书
孙文靖尔准少时所欢书
某宗室女致总督百龄书
祁雋藻微时报邻女书
女道士云仙致状元顾晴芬书
顾晴芬答云仙书
袁桐与罗琼琼书
大学士英和与布衣杜昌言论像姑书

广东提督关天培与珠江舫舍书
浙江乐清协镇汤貽芬妻董畹贞寄外书
汤貽芬报董畹贞书
诗僧半塘与吴山尊书
吴荷屋中丞少时与意中人书
道士刘伴阮与女冠鬢娜书
陆制军建瀛妾论大妇书
改七襄以画貽雨红女史书
包世臣与戚？某女郎书
厦门当垆女致梁萑林书
钱青选太守与董宅侍儿红兰书
浙江金华镇总兵郑国鸿与妻论江山船妓书
郑国鸿妻答书
郎苏门侍御致邻妇书